



吳郡志卷二十六

人物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史傳其  
略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  
南文正公薨於徐州王儼之贈世家蘇州生二歲而孤母  
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說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  
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爲文章論說必本仁義舉進士  
禮部選第一中乙科始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於富  
貴貧賤毀譽權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  
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天聖中爲祕閣校理以

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右司諫上疏請還  
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諫又揖宰相留百  
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蘓州州地瀕雷澤田多水募  
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明州轉運使言仲  
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詔復知蘇州召還拜天章閣  
待制益論時政闕失知開封府治有聲取古今治亂安危  
爲上門說又爲百官圖以獻宰相呂夷簡怒交論上前落  
職知饒州徙潤越州趙元昊反河西爲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又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爲將務持  
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資皆  
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逝者蕃酋

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歷三年爲樞密副使數月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卽請行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



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御篆其碑曰褒賢之碑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土里閭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佑少有大志蚤卒純仁純禮純粹皆名世

閻灝撰文正公眞贊云英英如神屹屹如山仁義道德溢於顏

間大忠皐夔元功方召以贊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是虔不傾不搖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

夷茲堂  
巍巍

范純仁字堯夫仲淹子第皇祐元年進士父薨始出仕治平中爲侍御史議濮王典禮不當命出房闈通判安州由是

名震天下後知諫院言王安石驟更法度恐失人心作尚書解以進前後上言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人材伸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述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復出補外元豐八年召爲給事中明年同知樞密院事陳禦備西戎之策事俱施行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救蘇軾韓維王覲等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吳處厚箋蔡確詩以聞朝廷欲貶之死地純仁獨曰此路自丁晉公後荆棘已七八十年不可自吾輩開之奏乞薄確罪亦出知潁昌府踰年復相於事無所回隱同列病之哲宗於大臣中獨注意純仁問人材法度悉實以

對章子厚用事復出知潁昌累貶永州徽宗卽政卽日走  
中貴人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啓皆國家大  
體蓋將屬以重任以中太乙宮使召以目疾辭上每對輔  
臣以不見純仁爲恨年七十五薨賜世濟忠直四字爲墓  
隧碑首諡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  
之忠恕二字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  
一

范純禮字彝叟仲淹子元祐中爲給事中凡所封駁正名分  
立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論張耒不當不候參告令供職一  
時聳動知開封府一切以寬革前政刻深之弊中丞蘇轍  
攻右丞王存去將用轍代存純禮曰蘇章不避嫌此必不

放過數日徙純禮刑部侍郎轍方拜元符三年拜右丞以  
年老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況精力  
康強卿等以國家圖任老成之意勉之救陳次升以言得  
罪乞以嘉言用江公望留王覲解上官均鄒浩之言爲理  
當從之乞罷京城猪羊圈解山陵盟器之煩費曾布榻前  
云人皆言財用不足天下何憂無錢純禮進曰天下告窘  
戶部無料錢支藏庫空竭無如今日布誑陛下建中靖國  
元年知潁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崇寧初累責單州年七  
十六純禮居二府布衾絀袍不爲表襮沽名譽食飲不擇  
其鮮不役婢妾中年卽清居端坐全眞容物不爭而立朝  
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五子元豐中歷鄜延陝西轉運判官鄜延都總管環慶經略安撫使改鄜延又改熙河蘭岷路元符中改河東復移鄜延兼知慶州延安太原府戶部侍郎知河南府神宗謂純粹遇事不苟存心公家旁無顧慮任陝西轉運時當五路大舉財用匱乏吳居厚爲京都轉運使上羨餘三百萬緡上遂以賜純粹純粹愀然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力辭弗納紹聖元年言者論弃四寨之地實啓戎心司馬光文彥博等主之於內純粹等行之於外後遂入黨籍最後貶鄂州久之叙官復徽猷閣待制政和七年卒年七十二

范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紹聖初爲開封尉戶部尙書蔡

京結后戚向氏欲展向氏墳正平爭以爲民田不可奪京坐贖銅由此恨之忠宣薨小人附會言正平兄弟煥造永州傳宣聖語及行狀非忠宣意行狀實李之儀受忠宣之意次第之正平遂與之儀俱下御史獄事解猶謫龔州歸終身不仕初忠宣薨特添恩澤分官中外諸孫久之追奪例外官正平遽納其子官全其姪與甥焉方遺表獄作弟正思曰兄是時方當窀穸某實預議正平獨身當之其後徐丞相處仁問正平之爲人於王寔仲弓仲弓作卓行對一篇大略謂正平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宰相子有聲譽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回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星漏而無愧云

范琪字希世文正公之從兄天聖五年進士歷開封府法曹知鄆縣葺堰埭百餘決導潏積徙常熟濬金涇鶴濱二浦溉田千頃爲公家利其在天府議法必精握節不撓府尹胥安道給事中孫夢得交薦之子師道有賢名蔣堂叙范氏上世謂琪之高祖隋自唐末作麗水丞屬亂離遂家於蘇曾祖鈞祖從誼並在錢忠懿王幙下父昌言歸本朝贈國子博士皆葬吳縣三讓鄉之天平山云

范師道字貫之天聖九年進士累知廣德縣縣淫祀歲殺牛以祀神一切禁絕之擢侍御史數以論事忤宰相劉沆出知常州復召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會百官上尊號乃言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又言官人多遷除

恐女寵因緣以害政事上皆嘉納之又言陳升之不當進  
用出知福州復入爲三司鹽鐵副使終直龍圖閣知明州  
有奏議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子世京世亮皆登科

范世京字延祖皇祐五年進士歷和州歷陽令適師道守明  
州世京棄官侍養曰人子事親之日少事君之日多寧可  
曠時失定省父喪扶護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行路爲  
隕涕服除熙寧初官湖北廣南召至京師與時論不合辭  
歸終祕書丞

范攄唐末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吟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  
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干聞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  
日詩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享壽果



十歲而卒

延賓佳話  
唐宋遺史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古之子負才不羈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屈折於人所居號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詠懷云一瓢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其氣槩崑兀類如此

林慮字德祖旦之子好古嗜學擢第累遷朝奉郎太學錄開封府司錄以府尹不之禮移疾告歸不復出仕所居在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屏置朝章不入州縣先達稱其高有大雲集百卷神宗聖訓十卷

朱長文字伯原光祿卿公綽之子公綽居鳳凰鄉集祥里園亭甚古長文擢第號其居曰樂圃時俊咸師仰之號樂圃

先生米芾撰墓表略云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築室樂圃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不見爲恥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爲本郡教授又召爲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元符元年卒鄉人立祠於郡庠家徒藏書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其家絹百匹

崇大年字靜之慶歷中擢進士第歷知青田縣民貧無以納和買大年悉令候冬熟州符督責追杖縣吏大年曰年凶民飢若催督必破產雖杖胥吏三五輩尙可寬一邑之民至冬民無不納足者徙知浦城縣舊設兩棧民以事追去無輕重悉置棧中大年曰此以牛馬吾民悉命撤去有疾

丐分司歸吳日與程光祿諸公觴詠燕遊號吳門十老大  
年德守淳固志尙夷曠恬於勢利不求聞達辭卻薦辟浩  
然易退吳士自陳君子之奇之後大年繼有賢稱分司後  
十三年致仕又十四年卒年八十二樂圃先生朱長文與  
鄉人議諡謂黔婁辭國有餘貴辭粟有餘富其諡曰康陶  
淵明隱約就閒其諡曰靖節大年當有道之世秉難進之  
節韜韜章蘊能不自表襮仕而知止貧而忘憂凜然有古高  
士之風乃共諡曰康靖先生

林希逸史朱長文行狀

富嚴大中祥符四年進士以刑部郎中守鄉郡嘉祐中守祕  
書監致仕未嘗一造官府以耆德稱所居坊人以德壽目  
之富氏本出處之青田文忠公弼於嚴爲叔父嚴之祖始

居吳葬焉遂爲吳人子臨亦有文名曾孫鈞洵元衡皆登科

郭附字明仲嘉祐八年進士知洪州新建縣俗健訟好持吏短長附至問民疾苦皆以驚獸暴橫爲言乃檄旁縣尉併力仍以厚賞啖壯士不閱月得驚獸數十尸諸庭乃號於衆曰有悍不率教如此獸者皆殺之無一人敢犯令以朝奉大夫致仕幅巾策杖窮山林詩酒之適十八年東南高士皆願從遊卒年八十四

胡稷言字正思則之姪學古文宋景文公以特奏補官爲山陰丞致仕築圃鑿池追陶靖節之風種五柳以名堂清修寡欲延納後進日晡後不飲食客坐蕭然具湯一杯而已

年八十餘子嶧

胡嶧字仲連居五柳松窗蓬戶人以爲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賓嘉喪祭率遵古法用杜甫詩名所居曰如村自號如村老人累舉命官終不仕卒年七十九詩文簡古如其爲人子百能

胡百能字少明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江山縣有惠愛乾道初選教諸王宮嚮進用矣以年至力請老朝廷嘉之乃以左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事歸築堂曰宜休相羊里巷錙銖軒冕殆其天性久之乃卒年七十四子耕

郭元邁字英遠附之孫博通經史入太學魁上舍靖康之難募使北敵通問徽欽二聖元邁上表請行詔以爲副使行

次河朔以尺紙付家云出疆當艱棘時難保全生此身已許國矣至金廷上書北帥粘罕乞歸二聖爲金所留尙書洪皓自金北歸首言王倫及元邁以身徇國弃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

章甫字端叔自建徙居於吳其八世祖本浦城人有西村珠林二族西村之裔多顯位珠林至甫曾祖可法始登科甫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太府寺丞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事崇寧初除都官郎中陞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非爲身謀稍稍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黨籍禁錮子孫恐非陛下本意上優容之尋掛冠歸吳藏書萬卷讐校精密卒

年六十二入子憲其一也

章憲字叔度居黃村樂道好德操履高潔行有餘力而以學  
文鄉里謂之隱君子其學師事王信伯而與朱子發呂居  
仁等游尤邃於春秋有復軒集十卷曾文清公幾爲之序  
郊直字正夫崑山太倉農家子自幼知讀書識度不碌碌嘉  
祐二年進士崑山自國朝來登科者自直始嘗條吳中水  
利爲書上之熙寧間以直爲司農寺丞奉使浙西措置水  
利民不以爲便遂罷

詳見水利門

終比部郎中子僑子高亦有

才鄉里推重謂之郊長官有幼成警悟集行于世

李璋居盤門有不羈之才王荊公甚愛之嘗有詩送璋應舉  
云湖海青衣二十年尙隨鄉試已華顛又送其下第云學

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璋後改名玖以累舉補  
官孫益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馬友直字伯忠其先本姓司馬氏有名球者仕吳越以御史  
中丞爲崑山鎮遏使因家焉子孫樂道不仕隨乎流俗故  
止稱馬氏聚族居于邑之全吳鄉六直里以孝義著兄弟  
六人皆力穡獨友直以儒業自奮入京師太學元符二年  
薦春官與李豸方叔游知友直賢以其兄之子妻之迨宣  
和水菑全吳之田悉與江通兄弟皆狼狽營妻子友直獨  
迎其親徙于邑之進賢里僦屋以居躬養菽水母子晏如  
也建炎二年以累舉得官初主湖之武康簿次監潭州南  
嶽廟尙强健卽挂冠以宣教郎卒年七十六侍郎唐公輝



御史王公葆及我先君少師皆敬愛之孫先覺登紹興庚辰進士科

閻邱孝終字公顯郡人嘗守黃州蘇文忠公在東坡時與交從甚密公後經從必訪孝終賦詩爲樂孝終旣挂冠與諸名人耆艾爲九老會

王蘋字信伯事伊川先生視河南高弟楊時猶爲後進時亦以爲後來師門成就者惟蘋高宗駐驛平江郡守孫佑薦其學行召見上以爲通儒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受詔條具賊退利害蘋奏治本三說一日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蘋識慮精微議論平易頽然若與世忘不著書旣老乃集古今語說

爲一書未成而卒

黃策字子虛彥之子登科爲雍邱主簿元符末詔許中外言  
事時昭慈聖獻皇后旣復位號典冊有未盡正者策引古  
義上書言甚切後以此入黨籍羈管登州會赦還鄉後除  
直祕閣自號隨緣居士



吳郡志卷二十七

人物

顏孚字端中長民幼子崇寧間有聲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時人目爲顏夫子爭願識其面與兄采相繼高科孚擢第未幾蚤卒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剛正不撓所蒞官有廉介稱嘗爲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拜禱斬得其情請老家居朝廷以其能詔復起知饒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捶考不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勔用事撓權從之者甚衆獨景平終始不見子細字天和

亦能文屢爲郡

徐奭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第一釋褐爲將作監丞通判蘇州又爲兩浙轉運副使其在蘇水潦爲沴具區東南毀隄防溺廬舍漂田疇不可勝計奭爲周視盡得舊迹請于朝市涇以北赤門之南築土石隄九十里起橋梁十有八計七十萬舟徒無墊溺之憂隄上下復良田數千頃蘇人德之入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卒故其家後居于蘇子師閔年六十餘以左中散大夫普寧郡侯致仕居蘇爲蔣堂蔡襄所知在官自輔臣以下薦之者幾百人及退歸與元絳程師孟諸人以詩酒相過號十老鄉人榮之年八十乃卒葬蒸山

徐師回字望聖師回嘗守南康蘇文定公轍爲作直節堂記  
黃庭堅明月泉銘誰賞音徐望聖一時名重如此子閤中  
爲吏有能名爲吏部郎子林兢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  
用事獨不肯附麗寧坎壈卑官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  
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  
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爲刑部戶  
部侍郎論國用太廣宜撙節之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  
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知平江府力  
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再召不起遷龍圖閣學士卒  
年八十餘葬靈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爲首少居吳

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弟兢字明叔官刑部郎中善篆書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子蕝亦登科有學行嘗爲浙東提舉常平

魏憲字令則紹興四年進士累遷國子司業親喪三年弗嗜酒肉廬於冢次塋域有芝草甘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儒之選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歸鄉名所居曰止庵優游求志十餘年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年七十三

潘兌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路允迪爲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召對高宗擢  
爲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又遷左司監吏部侍郎兼侍講以  
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遂退歸里居澹約自守鄉里稱其德  
量挂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逸野堂僖之姪宣和八年進士崑山自  
郊直登科有孫載載後六十年葆始繼之邑人以爲奇事  
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  
卷誘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  
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事皆人所難言紹興間  
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王公於  
人物鑒裁尤精樂巷李侍御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



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知其爲國器也  
成大以蚤孤廢業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  
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官姑蘇樂其風土遂世爲吳  
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誠蹈繩墨規矩清虛寡欲  
號爲吉人而學佛尤盡誠紹興中歷戶部郎官將作監戶  
部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郡南金獅巷爲終焉計  
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少遊廬山夢人告曰君本江  
南僧終當尋盟去

龔明之字希仲宗元之曾孫祖母李及笄時得寒疾夢神告  
曰與汝七十七大觀中行年適滿夢數病革自意必死明

之夜禱於天願減已算五年以益祖母壽炷香於頂上須臾腦中爆裂有聲不爲動控懇益切翌日李病已至八十三乃終明之贈贈舉場以特恩廷試年已八十二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其行義薦之得監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又請之朝遷宣教郎致仕賜五品服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一日感微疾精神蕭爽親友問疾者歌以答之遺令毋設仙釋像於柩前供一水一花誦論語孝經足矣年九十二

朱良字良伯吳郡人其先累以進士登第祖公綽光祿卿父季端爲郎屢典名郡建炎中良仕秀州海鹽縣尉金人犯順車駕南幸游騎及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

死國難之時也乃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輩奮厲而前遇  
金人於境身先赴敵出入行陣斃數酋賊衆爲之披靡衆  
寡莫當竟以死敵其子思蒙恩錄用今以朝議大夫守漢  
陽軍

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父珣治生大穰所親爲之宰負金萬  
數珣焚其書待之如常元質少穎悟年未冠游太學紹興  
十八年進士高第亦有隱行初旅泊行都聞隣有貧士夜  
哭問之乃爲人責償鬻其女相與別元質慨然垂橐予之  
壽皇卽政以薦者入爲太學正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禮  
部兼兵部遷右司侍經帷直史筆參掌內外制給事黃門  
知貢舉帝眷特厚爲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親製論以

賜曰得天下之常才易得天下之大才難蓋常才智  
力之有限而大才謀慮之無窮此大才所以爲難得也今之朝  
士大夫當居臺諫給舍侍從之時評議朝政十中八九謀  
王體斷國論有優爲之者及一旦遷入政府往往識慮詳  
明頓減於前使人得以反議其後諺有旁觀者審當局者  
迷此不特爲弈者之論以今日之秉政何翅於當局以昔  
日之言事何翅於旁觀倘能易當局之迷而爲旁觀之審  
天下之事有不足辦者雖然是豈可與牽文泥古沽名釣  
利號爲俗儒者言之必得器識宏博奇謀遠略卓然爲天  
下之大才者然後可與共非常之功歟出守當塗建業成  
都皆有政績舊得程公闢光祿南園故居之址旣歸杜門

却掃園林池館日以成趣扁表其堂曰招隱優游自遂奉  
祠逾六七年以正奉大夫敷文閣學士吳郡侯致其事而  
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橫山平居未嘗疾言厲  
色加人或評人短長及告以人之傾已輒俛首欲寐每自  
謂於人無怨惡其心休休然好善樂施家貲多推予諸弟  
未始較人皆義之

### 烈女

吳孫奇妻范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父母以姬少寡無  
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迫之姬操刀割耳及鼻曰父  
母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

迎者空反

烈女傳

張氏三女吳人皆有節行兄溫爲孫權所囚姊妹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官以改嫁丁氏成婚有日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里圖畫爲之贊頌

吳文安傳

陸鬱生績之女績守鬱林所生故以名適同郡張溫弟白有志節姚信嘗表稱之曰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勸善不嚴乞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呂榮許升妻也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常垂淚言之榮父惡升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異不肯歸升後憾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爲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祭升

烈女傳

一說吳郡烈女呂榮許升妻也升爲賊所殺遂欲干穢榮秉節不聽遂遇害是日雷雨晦冥賊懼叩頭謝屍葬之

後刺史名其里曰義婦坂

文樞鏡要

晉張林妻徐氏者案張林碑曰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旣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丕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共嫵風邁淑謹其身張茂妻陸氏郡人茂爲吳郡太守爲沈充所害陸傾家產率

義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宋顧琛吳人母孔氏孫恩亂後東土飢荒孔氏發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

張沖張敖母戴願女也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沖敖皆爲名士

宮人韓蘭英郡人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敎六宮書學以其年多識呼爲韓公齊武帝或云前廢帝

范法珣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曇瓘謀反褚謂子僧簡云孫越州先姑之姉子汝宜收之曇瓘旣伏法褚



令僧簡往歛葬永明中年七十餘卒僧簡在郡未至褚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梁青冀二州刺史郡人張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楚媛以身蔽刃同遇禍

後周宣帝四后朱氏小女滿月吳人生靜帝後立爲皇后班亞楊后靜帝立尊爲帝太后隋初爲尼改名法靜

古今小名錄

長安縣君丁氏晉公之妹陳君子之奇之母也晉公欲官二甥縣君固辭俾自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之奇兄弟繼登科鄉里傳縣君之賢安定胡先生著丁氏賢惠錄蘇子美書之

吳郡志卷二十八

進士題名

端拱元年程宿榜

龔識

淳化三年孫何榜

丁謂

宰相

錢昆

諫議大夫

謝濤

太子賓客

凌咸

陸元圭

龔緯

識弟

咸平二年孫暨榜

李堪

咸平三年陳堯咨榜

鄭載

譚應

許式

龔紀

緯兄

胡堯佐

許洞

鄭爲

龔會元

識姪

大中祥符元年姚暉榜

唐儼

大中祥符四年張師德榜

富巖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榜

林咸德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

謝絳

濤子

胡獻卿

范仲淹

參知政事

天禧三年王整榜

鄭修

爲子

錢象先

吏部侍郎

天聖二年朱郊榜

葉清臣

翰林學士

鄭戢

載弟樞密副使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李瑀

直講堪子

龔宗元

識子

天聖八年王拱辰榜

范師道

仲淹姪

元絳

參知政事

鄭條

爲子

林襲明

朱公綽

林茂先

襲明兄

陳之武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程師孟

鄭戢

戢弟刑部侍郎

陸景

祝熙載

寶元元年呂溱勝

陳之奇

之武兄

鄭君平

修子

陸絳

鄭戡

戡弟

張詵

天章閣待制

慶歷二年楊實勝

李瑜

瑀弟

孫規

黃頌

許奇

慶歷六年賈黯勝

崇大年

鄭方平

修子

皇祐元年馮京勝

范純仁

仲淹子

張僑

士廉姪

李川

郎淑

皇祐五年鄭獬榜

滕甫

龍圖閣學士

錢深

鄭汝平

修子

支詠

郭鼎臣

范世京

師道子

嘉祐二年章衡榜

陸元規

郊亶

嘉祐四年劉燁榜

朱長文

公綽子

王純臣

丁偃

李逢原

張詢

陳之方

嘉祐六年王俊民榜

林高

咸德姪

程寬

師孟子

陸元長

元規兄

嘉祐八年許將榜

沈括

翰林學士

凌民瞻

郭附

黃顏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孫載

治平四年許安世榜

張敦

吳純貺

張僅

李博聞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郁澄

徐彥孚

鄭安平

改名景平仲子

鄭伸

凌民師

民瞻兄

范世亮

師道子

熙寧六年余中榜

黃汝平

梅灝

林程

茂先子

張顏

僑子

龔程

宗元子

孫冲

黃頴

顏弟

黃彥

頴兄

熙寧九年徐鐸榜

張元素

張元弼

林植

茂先子

郭際

顧襄

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榜

秦希甫

張諤

林种

茂先子

顏長民

元豐五年黃裳榜



嚴君隣

林師醇

孟醇

黃懿彥

元豐八年焦蹈勝

沈彥升

黃從周

周何

章衍之

謝翺

錢旣

元祐三年李常寧勝

范敦樂

周沔

丁觀

李博喻

陳傑

孫實

陳序

元祐六年馬涓勝

林虞

嚴適

程騫

師孟

魏志

陳噩

施遠

鄭倬

散孫

黃策

彥子

紹聖元年畢漸勝

胡浹

程亢

林璣

茂先子

富鈞

嚴孫

胡安平

陳彥和

紹聖四年何昌言勝

郁師醇

魏憲

志弟吏部侍郎

林慮

虞兄

富洵

嚴孫

元符三年李金勝

顧植

張公厚

張漸

劉彥敦

方振

陶擴

徐端行 上舍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崔伯乘

潘兌

禮部侍郎

黃正彥

孫陶

黃昌衡

崔百勝

黃昌朝

昌衡弟

褚覃

崇寧五年蔡薺榜

程元允

師孟姪孫

李彌大

尚書

邊知章

龔況

程子

陶振

擴弟

范聞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王棠

朱發

長文子

鄭聖任

胡思

浹子

胡寬

李彌遠

彌大弟侍郎

單思淵

李毗

政和二年莫儔榜

陳述

林閱

顏孚

林摯

顏爲

孚兄

方純彥

王闡

康鍇

政和五年何棗榜

陳起宗

錢觀復

張桷

黃偉

王裳

棠弟

葉高節

張敏功

顏子

沈季孫

顏采

長民子

唐輝

儼孫禮部侍郎

錢當時

葉薺

政和八年嘉王榜

顏天選

魏賁

憲弟

徐薦

錢仲思

顏安時

天選叔

張德本

李益

瑀孫

鄭護

林璵

茂先孫

宣和三年何渙榜

程元弼

元允弟

范高

鄭作肅

錢豫

林友

宣和六年沈晦榜

范雱

余仔

達先伯

李大鼎

林儼

尚姪

王葆

凌哲

吏部侍郎民師姪

何建中

鄭時

戢孫

居世英

富元衡

嚴孫

邊知白

戶部侍郎

凌邁

哲兄改名遠

建炎二年李易榜

倪成修

唐煜

輝弟

楊景

凌揆

哲弟

鄭揚

章藉

茅錫

胡利賓

孫觀

魏志

附舍

鄭大謙

敷孫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孫雄飛

錢南

周播

尤著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孫起卿

觀子

范成象

雱姪

郊升卿

直孫

馬迴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王履

黃萬頃

陳長方

顏唐

天選  
姪

王嘉彥

葆姪

沈詢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何輔

工部  
侍郎

王伯廣

許光國

袁鼐

嚴煥

君隣  
姪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詹左

翁翊臣

李渥

錢佃

觀復  
子

吳昉

祝端表

張世衡

李衡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胡元質

給事中

冷世光

胡百能

麋師旦

錯子

冷世修

世光弟

林光祖

虞姪

紹興二十一年趙達勝

余松

錢俛

佃兄

成端亮

林育

顏發

唐弟

張允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勝

陳九思

衛稷

樂備

陳晉卿

楊思濟

范成大

雋子

趙思

陳崧卿

晉卿兄

鄒嶰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勝

鄭庶

作肅姪

陳端友

顏度

發弟叔平父



王萬

葆弟

姚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馬先覺

呂篆

方思

純彥姪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章解

胡元功

元質弟

唐子壽

煇子

王藝

成欽亮

端亮弟

鄒止宗

暉弟

郁昇

袁宗仁

鼈子

姚申之

李廷直

賀三聘

羊光宋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薛甫

孫紹先

雄飛子

胡長卿

周建

俞允成

乾道五年鄭僑勝

何淇

備姪

李卞

姪起

林璞

與孫

辛機

林琰

璞弟

林廷瑞

陳九德

九思弟

乾道八年黃定勝

范之柔

仲淹孫

鄭汝止

王有大

棠孫

吳兢

范藻

成象子

宋光遠

曹緯

淳熙二年詹駉勝

姚濟

錢萬頃

兄萬選

王毓

錢萬選

張舜卿

淳熙五年姚穎榜

胡坦

周日嚴

吳仁傑

淳熙八年黃由榜

黃由

狀元

王保大

有大弟  
裳孫

蔣南金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

衛涇

狀元

呂伯奮

陳熠

張攀

敏功  
孫

黃演

蒙  
孫

顧叔康

呂申

夏允中

翁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胡林卿

顏叔淵

度姪

趙興祖

顧端臣

盛章

謝伯常

李應祥

衡子

余達先

仔姪

陳甫

劉大忠

林伯誠

紹熙元年余復勝

周南

上舍

蔡以中

朱晞顏

周裒然

李南

姪公縉

李起宗

應祥兄

顏叔玠

叔淵兄

丁慤

任相

陳振

顏叔平

叔玠弟

葛燦

紹興四年陳亮勝

黃涇

演弟

高之問

慶元二年鄒應龍勝

鄭準

葉蒙之

潘夢旂

胡允恭

蔣志行

趙汝宮

孔元忠

石宗王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姚宜中

愈子

陳貴誼

汪棐

汪令圖

棐叔

麋溧

師旦子

顏叔瑤

叔平弟

潘興嗣

衛沂

涇兄

嘉泰二年傳行簡榜

曹幽

漕試

趙黔夫

胡榮卿

趙綸

沈誠

詢孫

姜京

趙汝璫

趙汝祔

高不倚

宋文英

曹大昌

吳埒

方賜復

弟萬里

楊昕

開禧元年毛自知勝

趙汝淳

鄭啓

陶永

叔振

周深源

南子

嘉定元年鄭自誠勝

衛洽

涇弟

衛价

孟繼顯

徐鼎

唐伯棻

趙濤夫

辛忠嗣

博學宏辭一人

陳貴誼

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勝

嵇源 上舍

陳德林 上舍

施振

方萬里

趙時謫

嘉定七年袁甫榜

衛洙

王尚輔

保大叔  
棠姪

張震發

顏儼

長民曾孫  
為孫

黃必大

趙豐亨

嘉定十年吳潛榜

趙汝禔

汝前兄

趙希魯

糜楮

深兄

趙濡夫

沈有開

王圭

父邁乾道  
己丑鄭勝

蔡廉

嘉定十三年劉渭榜

黃保大

必大弟

王斗文

毓姪  
孫

趙滙夫

李公緒

叔南

施秉

貫溫州寓居吳江

趙體國

謝郢

上舍

王埜

從事郎

張新

震發從弟

陶瑜

叔祖永

周夢發

嘉定十五年上舍釋褐

李起

伯卞

王熙載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鄭起潛

上舍甲科

趙崇驥

汝積子

朱檜

周申

內舍南姪深源兄

蔡珏

內舍

李任

通直

郁雲

內舍異姪

褚南

右科改姪孫

沈應昌

凌雲

孫揆姪

王丙發

寶慶二年王會龍榜



盛文昭

章姪

莫子文

內舍

趙礪夫

黔夫兄

趙崇諤

趙時伸

礪夫子黔夫姪

葉西發

蒙之姪

徐章

鼎弟

顏模

叔瑤姪

蔣南金

陶虎

叔永姪瑜

紹定二年黃朴榜

盛文韶

章姪文昭兄

郁中

異姪雲弟

趙侶祖

興祖弟

王寢敗

武舉進士題名

補注

建炎二年徐遂榜

褚孜

第一人

乾道五年趙鼎榜

朱子美

第二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榜

朱起宗

推第一人恩例

李岳

淳熙二年蔣介榜

沈嗣宗

孟湜

淳熙十一年

林嶠

狀元

紹熙元年厲仲詳榜

蔡革

李頤

慶元二年

周虎

狀元

嘉泰二年葉滂勝

商覺民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侃勝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浹勝

劉以中

絕倫

吳郡志卷二十八

吳郡志卷第二十九

土物上

干將莫耶二劍皆吳王闔廬所佩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  
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  
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  
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王使作劍三  
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  
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  
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  
物後世卽山作冶麻絰蓑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  
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

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陰闔閭甚重之會魯使季孫來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鏘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承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繞足其人驚遽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其餘乃折劍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詩具

載其事

吳越春秋  
中吳紀聞

屬鏤之劍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

吳越春秋

吳鴻扈稽二金鉤吳王闔閭所作闔廬既得干將莫耶復命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以獻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舉衆鉤示之曰何者是也鉤甚多形相類不知其所在鉤師向鉤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鉤俱飛著父胸吳王大驚賞百金遂服鉤不離身

吳越春秋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爲貴石在水中歲久爲波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鑿名彈窩亦水痕也沒人縫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

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牛僧孺家諸石以太湖石爲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碗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盤固侯勔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西河兩旁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山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剡石面贗作彈窩紋衍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作碑碣及磬砌堦阼者則出湖中之龜山瑩潔可鑑堅潤如金玉亦爲天下之冠程俱所賦者是也

陳洙太湖石賦并序客有嗜太湖石者圖其形示余

命爲賦其辭曰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根相擊幾千年有頑石兮觀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

流勢橫神助爾怪天分爾英駭立驚犀低開畫屏素煙散  
而復聚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  
狀雲飛乍起稚戲攜手獸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竅如比  
干之心密房萬穿秋山半尋子都之戟前其鏃韓稜之劍  
利於鏘若乃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蟾津夜滴伊  
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怪萬狀差難得而剖悉我將弔范蠡  
於澤畔問伍員於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求之如  
張華之求珠衆人獻之如卞和之獻玉植于庭囿視之不  
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琢明堂之礎爾形中虛兮難刻鴻都  
之經用汝作礪兮汝頑厥姿攻汝爲磬兮汝濁其聲亡所  
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盧胡而笑子之醜程俱太湖  
採石賦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  
太湖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實採於包山某獲目此瑰奇  
之產謹爲賦云吳吏採石於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  
揖而言曰惟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於穴珠安於淵機械  
旣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剝山探海階世之競  
適若富媼贅廬則爲山嶽茂草木於毛膚包嶺巖於骨骼  
與瓦簍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今使者窺複穴蕩沉沙搜  
奇礪於洞脚巧勢於邱阿呼靈匠以運斤指陽侯使息  
波豎江山之罅嶠瀆劍閣之峩峩莫不剔山骨拔雲根貞  
女屹立伏虎晝奔督郵懷挾以相昵令史臨江而抗尊雖  
不遭於醢沃豈有限於苔痕嗟主人之不見侶羊牧之猶



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旣而山戶蛾集篙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爲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爲璞則山將貧煑糴之客歎終年之無飽談元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聞不爲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醢雞不可與語天總帖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大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要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瓊琛琲天不祕其寶樟楠梗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樸以正始盡情交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驕之虜顧蹠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於烟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豢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盲之自瘳惟屬鏤之無知顧尚方之奚裒故將鑄采石以爲劔凜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庭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

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斂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顓石於  
宜都回雨暘於咳眇抑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  
之老有茅不薊富者侈而貧者情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  
導之有素奈狡兔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  
外郊邾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不闕則清聽之廣者視必  
遠基之固者室不傾方披旒而出黻俾伐鼓而揚旌蓋蕭  
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  
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  
老悚然而興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  
掌中宇宙胸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變理二氣而襲氣母  
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  
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之處吾  
其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  
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樸之人聾瞽其知鹿豕其遊竊臆妄  
議乃命如之曰居易太湖石記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元  
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  
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  
衆皆怪之走獨知之者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  
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爲司  
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唯東城置一第南  
郭營一墅精葺宮宇謹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  
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

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史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唯石是好乃鈞深致遠獻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仙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巖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跼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歆雷嶷嶷然有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巖崿霏霏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嶽百洞千壑颯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輒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爲而來必有以也石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丁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牛僧孺題太湖石詩序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

得樂天詩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鬪恢怪鬼  
神驚帶雨新水淨轉敲碎玉鳴攪又鋒刃簇纓絡釣絲縈  
近水搖奇冷依松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  
隆胡準深凹刻兕觥雷風疑欲變陰黑訝將行噤廖微寒  
早輪困數片橫地祇愁壓鰲足困支撐珍重姑蘇守相  
伶嬾慢情爲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河僅  
百程池堂初展見金玉自風輕側眩魂滋悚周觀意漸平  
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黼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醒  
人當綺皓視秩卽公卿補定南有詞空和蓋念此園林寶還  
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爲汝數逢迎劉禹錫和題姑蘇所  
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詩震澤生奇石沉潛得地靈初辭  
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  
勢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烟波含宿潤苔  
蘚助新青嵌穴胡鵝貌纖鋸蟲篆銘孱顏傲林薄飛動向  
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瑤莫能停  
靜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與心冥渺小  
欺湘燕團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  
耆搜求按舊經垂鈎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  
謠衆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覩物格陽陌懷人吳  
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白居易牛相公宅太湖石  
詩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嶙峋拆劒門開峭  
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磷

磷狀凝成瑟瑟胚廉能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業形將動  
 鬼峩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雨班明  
 帶古苔未曾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深剗馬腦  
 疊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此爲尤物於人負逸才渡  
 江千筏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深沉亦有媒拔提水  
 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杯終隨金碾用  
 不學玉山頽踈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無此分虛管  
 太湖來又詩云遠望老嗟峩近觀怪嶽峩纔高八九尺  
 勢若千萬尋嵌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邈矣仙掌迥呀然  
 劒門深形質貫千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  
 沉天姿信爲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擣帛不如砧何  
 乃主人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又詩云  
 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氣  
 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峰具體小應是華山孫戊戌日休詩  
 茲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陣千萬戰薛巖高下剗乃是  
 天詭怪信非八功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厥狀復若  
 何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羆連絡若鈞鑠重  
 疊如萼跗或若巨人豁或如天帝符降肛箕筥管荀格磔瓊  
 玕株斷處露海眼移來和沙鬚求之煩耄倪載之勞舳艫  
 通侯一以眄貴却驪龍珠厚賜以琛賁遠去窮京都五侯  
 土山下要爾漆品齟齬賞玩若稱意爵祿行斯須苟有王佐  
 土崛起於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石無陸龜蒙詩他山

豈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或裁基棟  
宇礪何成廣殿或剖出溫瑜精光具華璵或將破仇敵百  
礪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庭者一以非  
此選搓牙真不材反作天下彥所奇者嵌空所尚者蔥蒨  
旁穿參洞穴內竅均環鑄刻削九琳翬玲瓏五明扇新瑯  
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風只流眄胡宿詩海  
岱鉛松妄得名洞庭山脚失寒瓊漱成一朶孤雲勢費盡  
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巖下見初平年來賞  
物多成病日遶  
蒼苔幾遍行

石井松江二水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爲七等以  
虎邱石井爲第三吳松江爲第六今劔池旁經藏之後有  
大石井面濶丈餘嵌巖自然上有石轆轤歲久堙塞今寺  
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爲石井甚可笑紹興三年主僧如  
璧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旁皆石壁鱗皴天成下  
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脈中一宿水滿井較之二水味甘冷

勝劒池時郡守沈揆虞卿聞之往觀大喜爲作屋覆之別  
爲亭於井旁以爲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邦人咸  
喜

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  
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

白雲泉在太平山腰乳泉也

白樂天詩天平山上白雲泉

去更添波浪向人間范仲淹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  
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遊潤勝  
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醞酬  
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羣籟息涓涓  
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裴回不擬去後發滄浪  
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  
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陳純臣薦白雲泉書前進士陳純  
臣謹裁書獻於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智之性各有所  
樂蓋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  
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若高

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  
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  
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育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  
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道  
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酒然忘懷礪北苑之一旗  
煮并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  
谷之靈惠山之英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  
貴清此嘗以小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託諷雖遠而有  
所未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  
今言而十有七爲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歟恭惟閣下性  
得泉之醇才猶泉之濬仁稟泉之勇智體泉之動謁是四  
雅鍾於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  
檟真彼一偶歲時往還嘗愧文辭吾澀不足爲來今之信  
儻閣下一漱齒牙之末挈棧發詠樂天如在當敘策避道  
不任拳拳之誠錢鏐白雲巖靜最深隈泉溜泓澄石竇開  
宿霧不生澄曉月殘風輕漾蜚寒雷源從天漢星邊落流  
自鰲峯海上西莫謂無心  
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憨憨泉在寶華山寺之東山半極清冽相傳爲得道僧名憨  
憨和尚者卓錫所出



法雨泉在穹窿山

隱泉在洞庭西山毛公壇道側真誥所謂白芝隱泉其水紫色

白礬出陽山鑿山爲坑深數十百丈始得初如爛泥見風漸堅膩滑精細他處無比者上人亦當白石脂用本草注吳郡貢石脂則知可作石脂用又有一等紅紫色者亦以當赤石脂用也

綵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以諸色粉和膠刷紙隱以羅紋然後研花唐皮陸有倡和魚牋詩云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注魚子曰白萍此豈用魚子耶今法不傳或者紙紋細如魚子耳今蜀中作粉牋正用吳法名吳牋

五酸

徒關反

酒白居易守洛時有謝李蘇州寄五酸酒詩今里

人釀酒麴米與漿水已入甕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謂之酸其酒則清冽異常今謂之五酸是米五投之耶李蘇州疑是李紳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使杭州舟出舍下龜蒙家童以小舟驅羣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驚厚所之龜蒙笑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曰常自呼其名

談苑唐李邕關鴨賦東吳王孫

鳴傲聞門魚橫玉劍蟻沸金樽賓僚霧進遊俠星奔桂舟今錦纜碧澗兮花源爾乃輟輕橈登水閣絲管遞進獻酬

交錯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而酣訝徙座取物  
爲娛徵羽毛之好鳥得渤解之仙鳧出籠而振少步而趨  
啖喋爭食離縱帶鵲隨綠波而澹蕩向紅藻而敷愉鳧之  
爲物也詭類殊種遷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鬪則仁  
而有勇參差贅聚颯沓續紛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共公波  
而弄吭各求匹而爲羣競菰蒲而相逐福州渚而相聞於  
是乎會合紛泊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  
背約迭代擒縱更相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  
始戮力兮決勝終追擊兮奮其鋒謂驚鴻迴疑返鵲通仄  
兮擊曳聯翩兮踴躍忽驚進以左進儼沉浮而閃爍號噪  
兮沸亂傾耳爲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爲之潰薄排錦  
石蹴瓊沙披羽翰鯨煙霞避參差之荇菜墮菡萏之荷花  
駐江妃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查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  
空里鴈筍厲天蛙黽兮失穴龜魚兮透泉專場之雜沮氣  
傾市之鶴慙妍其爲狀也不一其爲態也且干豈筆精  
之所擬非意匠之能傳良戒之而在鬪俾聞義而忘筌

鶴媒吳人射鳥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爲盾以自翳

挾弩矢以伺之羣鳥見鶴以爲同類無猜遂爲矢所中陸

龜蒙有鶴媒歌以譏同類相陷者

歌云偶繫漁舟打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

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聞靜立如無事清唳時  
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道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刷宛若  
相逢喜祇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胸流  
一失媒歡舞躍勢離披似詔功能邀夸兒雲飛水宿各自  
猜妬君侶害羣由爾爲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

鳩鵲水禽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青脰丹爪喙色幾及

項龜蒙哀其野逸而囚錄籠檻爲賦詩焉

詞賦曾誇驍健切鳴辨欲流果

爲名誤別滄洲雖蒙靜置疎籠晚不似閒棲折葦秋自昔  
稻梁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微逆繳無窮事好與戲

書謝  
白

炙魚吳公子光將殺王僚與專諸謀之專諸曰王好何味光

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光饗王僚王僚被棠隸之甲三重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

進擘炙魚推匕首刺王僚貫甲達背焉

吳越  
春秋

魚鱠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  
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復重爲之吳人作  
鱠自闔閭始也

吳越春秋

鱠殘魚吳王孫權江行食鱠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  
有魚猶名吳餘鱠者長數寸大如筋尚類鱠形案此卽今  
之鱠殘魚

博物志

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江與太  
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三鰓味輒不  
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事者競買亦或有遊松江就鱠之者  
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  
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

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  
乃更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鱠  
之周浹會者鱸膾爲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爲大司  
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膾菰菜羹遂罷官歸金谷園  
記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南越人以箭筍和爲  
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爲金羹玉膾大業  
中吳郡嘗獻鱸膾絲膾事具鮓魚條陶弼江上魚者詩云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  
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東坡和文與可洋州金橙  
徑詩云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  
雨裏小船燒  
蘼擣香

白魚出太湖者爲勝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  
民得採之隨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梅後

十五日謂之入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

石首魚吳地記吳郡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鳧  
頂中有石吳錄又云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爲鳧鳧頭中  
猶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絕珍大略如巨蟹之蝟爲江海魚  
中之冠夏初則至吳人甚珍之以楝花時爲候諺曰楝子  
花開石首來筍中被絮舞三臺言與賣冬具以買魚也此  
時已微熱魚多肉敗氣臭吳人旣習慣嗜之無所簡擇故  
又有忍臭喫石首之譏二十年來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  
冰養魚遂不敗然與自鮮好者味終不及以有冰故遂販  
至江東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聞也海上八月間又有  
一種石首此時天涼不假冰養而自鮮美謂之回潮石首

河豚魚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四五者故人畏之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尤毒然人甚貴之吳人春初會客有此魚則爲盛會晨朝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之以進云尤美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大如一粟浸之經宿則如彈圓又云中其毒者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至寶丹皆可解橄欖子亦解魚毒故羹中多用之反烏頭附子荊芥諸風藥服此等藥而食河豚及食河豚而後卽服藥皆致死蘇文定公轍嘗記吳人丁隲因食河豚而死以爲

世戒

明道  
雜誌

鍼口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鍼春時羣集於松江長橋



之下土人撈取以爲乾餉遠味甚腴

菰葉羹晉張翰所思者按菰卽菱也菰首吳謂之菱白甘美可羹而葉殊不可噉疑葉衍或誤今人作鱸羹乃芼以蓴尤有風味

熙寧七年太和宮得大龜徑二尺其尾五介甲甚至八云計數百歲

鱣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鱣詩然能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鱣處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鱣鱣香蓋吳人所嗜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屬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鱣斷得遯者奔紛越軼以入于江則形質浸大矣

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遜者遂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

異其稱謂矣

笠立澤  
叢書



吳郡志卷三十

土物下

彭蠡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

鹽藏貨於市

嶺表錄異

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敕付西苑內海中以草把別遷著水十數日卽生小魚取魚子法候夏至前三五日日暮時白魚長四五尺者羣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處產子著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漁人刈取草之有魚子著上者曝乾爲把故洛苑有白魚

大業雜記

鮓魚出海中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隋大業六年吳郡獻鮓魚乾膾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盤十所又獻其作乾膾

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魚縷切曬乾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  
開取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灑却水則敷然散  
著盤上帝以示羣臣曰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  
幻化耳今日之膾乃是東海真魚亦一時奇味又獻鱸魚  
乾膾六瓶作膾法如鮓魚

大業雜記

鮓魚含肚隋大業六年亦吳郡獻之多至于頭六七月取魚  
長二尺珍者皮光徹如黃油鹹有味賢於石首含

肚時有口味使大都督會稽人杜濟者作此等食法以獻

煬帝

大業雜記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闊二寸厚寸許先  
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末鹽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

乾則破袋出之色如赤瑠璃美勝鱖子其說又云白蝦一石僅約五升暴殄之酷無烈於此今鱖子猶存而蝦子則

人不忍作矣

大業雜記

鯉腴鮓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吳郡獻之純以鯉腴爲之一

瓶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鱸鮓

大業雜記

蜜蠅擁劒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蠅糖蠅之類擁劒卽吳都賦所謂烏賊擁劒者自白魚子而下至蜜蠅等皆煬帝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爲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亡之禍續圖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爲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遙爲晚花吟白菊

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書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嚮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掠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卽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匾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書

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

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

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

唐可頻喻洞庭獻新橋賦以湖海清

和遠人修貢爲韻云洞庭之遠今亘全楚而連巨吳路悠  
悠以窮塞波淼淼而平湖遠國之奧壤中華之外區土  
所宜兮四方各異珍果斯出兮諸貢或無至於白商謝元  
律改風落遙林寒生窮海批杷落而將海荔枝摘而不待  
然後浮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金色帶曉潤而霜清  
圓甚垂珠琪樹方而孰可味可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  
貢非它於周制則那充厥苞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池穰橙  
不得而離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歎其美所貴者不以  
其多歲曄嶸而已晚路崎嶇而甚遠齊方物以全入離本  
枝而不返其價可重其味可珍固綠帶而未變施素錦而  
猶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奉於北辰匪雕飾以自媚實羽  
翼以因人獻芹者旣非其匹敵獻桃者何足以等倫豈比  
去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植梨而莫逐備職貢而無由同  
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植物斯多結實者衆斯  
橘也裁則隔平淮浦生則主平雲夢獨擅美於當今及歲  
時而入貢第二人賦皇帝垂衣裳而制萬國舞干戚而來



九區苞之橘柚至自江湖歲以爲常知方輪之必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環海元侯布教下吏旁探碧林冬生大小異名乍去霜蒂初辭綠莖然後盛以瀟湘之竹束以江淮之菁背楚塞以西走望秦雲而北征上方端想元默深居穆清扇鴻鈞而不宰張大樂而無聲閱彼要荒之貢得斯華實之英乃明四目乃序九歌朱紱方來以彰其道泰碩果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在乎務本道泰在乎柔遠一果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獻于一人丹其實體南方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於末葉遺檳榔於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升聞莫由烟波無已歲月空留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修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見收物之因人也則其以衆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儻草木之可儔希成名于入貢白居易揀貢橘書情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驚駘力望闕難伸螻蟻誠疎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梅摯新橘千頭霜熟摘來新包貢虔修望紫宸它日功成許高退社中還結素人封

眞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勝爲天

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格悉出洞庭  
下土人亦甚珍貴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  
及持久方結實時一顆至直百錢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  
併枝葉翦之飢盤時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  
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公爲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土風而  
極於追鴟夷而酌西子其貴珍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  
之詞則其芳烈又不待言而知蘇軾洞庭春色并引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  
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  
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  
悟此世于泡幻藏千歲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  
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  
兮清閒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  
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糝以二米  
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霧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  
銀鑿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歎朱門之銅環分帝觴之

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  
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包山之  
桂檣如林屋之瓊闕臥松風之瑟縮揭香溜之淙潺追范  
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惇鯨屬此鴈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  
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  
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海杏大杏也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吳下杏猶有

如小兒拳大者

地理誌

蓮根柿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

義熙起居注

方蒂柿出常熟蒂正方柿形亦方色如鞞紅味極甘鬆它紅

楠無能及者近年城中園戶亦接其種然味不及常熟

韓梨出常熟韓邱皮褐色肉如玉每歲所生不多價極貴凡

梨削皮切片不移時色必變惟韓梨雖經日不變所以獨

貴

頂山栗出常熟頂山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號麝香囊以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出極少土人得數十百枚則以綵囊貯之以相饋遺此栗與朔方易州栗相類但易栗殼多毛頂栗殼瑩淨耳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色微

黃名蠟櫻桃尤勝朱櫻不能尚

出白樂天吳櫻桃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

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鳥偷飛處銜將火人摘爭時踏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卽應無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議吳下所

出而成大得而植於范村者十二種嘗爲譜之今掇其名

狀略志如此

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

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

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卽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  
圃人以直脚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映實亦  
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  
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  
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  
嗽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技藝  
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  
寸至綠絲飄飄可玩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  
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  
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  
曰綠萼梅凡梅花對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  
爲清高好事者比之九華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嶽有萼綠  
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爲時所貴重吳下又  
有一種萼亦漸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曰百葉細梅亦  
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  
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結實曰  
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  
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  
園林初春絕景也西清詩話云紅梅承平時獨盛于姑蘇  
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崗圃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  
接由是都下有二本晏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  
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

晏笑曰儵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郡聞盜花種事以  
詩遺公曰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寒露藥新園吏無端  
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此花當時罕得如此比來展轉  
移接殆不勝數吳下紅梅詩傳于世者甚多獨方惟深一  
篇號絕唱梅聖俞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著  
題東坡解嘲云曰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  
爲紅梅解嘲云曰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  
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曰杏梅花比  
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區有爛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曰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  
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  
謂之狗蠟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  
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  
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  
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  
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白居易郡圃新栽  
梅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如  
今年好爲使君開方惟深紅梅清香皓質世稱奇添在輕  
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真教臘雪  
無藏處只恐朝雲有去時溪上野梅何足種秦人應獨未  
知相

蜜林檎實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他林檎雖硬大且酣紅亦有酸味鄉人謂之平林檎或曰花紅林檎皆在蜜林檎之下

金林檎以花爲貴此種紹興間有南京得接頭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其後流傳至吳中吳之爲圃畦者自唐以來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已無夏果人家亦以釘盤

蓮花海棠花中之尤也凡海棠雖艷麗然皆單葉獨蜀都所產重葉豐腴如小蓮花成大白蜀東歸以瓦盆漫移數株

置船尾纜高二尺許至吳乃皆活數年遂花與少城無異  
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  
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爲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  
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犀爲巖桂詩  
人或指以爲桂非是白居易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  
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間  
取次生蘿櫟輓酬朕檻持每霜雪壓多雖不死荆榛長疾  
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  
桂華孤試問姮娥有更無月宮  
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柳以垂者爲貴吳下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其半拂地復

堆如尺石湖綺川兩旁亦有之

樂天蘇州柳金谷園中黃  
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

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  
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柰春何

扶芳初生纏繞它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火炙香蕒以爲飲



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年吳郡貢二百本入洛京植之西

苑時尚食直長謝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

大業雜記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遂爲花

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圃在閭門內植牡丹數千萬本以繪

綵爲幕彌覆其上每花身飾金爲牌記其名勔敗官籍其

家不數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爲薪花名牌一枚估直三

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

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豐羅等紅淡紅則風嬌

又名勝西施

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

又名富

韞紅雲葉及茜金毬紫中

貴牛家黃等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矣

王元之長洲種牡丹偶學

豪家種牡丹數枝擎露出朱欄

晚來低面開

檀口似笑窮愁病長官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歌君不見年年三月

千叢媚紫欄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  
爲貴枝闌梁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  
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傳麻姑齊借霞裳來  
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爲而來哉二姬勸酒誰引  
滿長洲瀨史先舉杯多感同年與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  
青宮校書方遁跡代我作歌如錦折他年吾輩功業成與  
君共作  
騎鯨客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人家亦  
各自種圃者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目則歧出兩枝  
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欒  
如車蓋薰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亦爲之屢變淳熙丙午  
歲成大植於范村者正得三十六種嘗爲譜之今掇其名  
狀之略志於此

范村菊譜略云凡黃花十七種曰勝金黃

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爲正此品最爲豐縟  
而相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根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  
意扶植乃成曰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

小疊葉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早日棣棠菊一名  
金鈴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它花色皆不及蓋  
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曰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  
葉尖瘦如翦羅穀三兩花自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  
曰麝香黃花心豐腴旁短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  
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干葉小金  
錢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疊疊整齊心甚大曰太真黃花  
如小金錢加鮮明曰單葉小金錢花心九大開最早重陽  
前已爛熳曰垂絲菊花葉深黃莖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  
海棠曰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曰金鈴菊一名荔枝菊  
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  
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爲浮圖樓閣高丈餘者曰毬子菊如  
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于栽培肥瘠  
之外曰小金鈴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藤  
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障亦名棚菊種之坡  
上則垂下裊裊數尺如纓絡尤宜地潭之瀕曰十樣菊一  
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金鈴往  
往有六七色以成數色名之曰十樣錦衛嚴百花黃杭之  
屬邑有白者曰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  
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甘咀  
嚼香味俱勝嶺以作羹及汎茶極有風致天隨子所賦卽  
比種花差勝野菊野菊旅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

曰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團毳子細白  
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高夏中開近年  
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曰金杯玉盤中心黃四旁淺  
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  
比年稍移栽吳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  
列之于前日喜容干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  
外微暈淡欣然丰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  
也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攪結白花中高品也曰  
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黃大略似喜容而差踈瘦久亦  
變白曰萬鈴菊中心淡黃隄子旁白花葉繞之花端極尖  
香尤清曰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疎極蕭  
散青絕一枝只一葩葉亦綠甚曰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  
芙蓉尤環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結繁曰末利  
菊花葉繁縷全似末利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曰木香  
菊多葉略似卸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淡白花葉尖薄盛  
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曰醪醑菊細葉稠疊全  
似醪醑比末利差小而圓曰艾葉菊心小葉單綠葉尖長  
似蓬艾曰白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韻勝曰白荔  
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花葉尖  
綠葉全似銀杏葉曰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葩喜御  
垂下久則微捲如髮之髻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  
極大四旁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漸變微紅曰桃

花菊多葉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未霜  
卽開最爲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  
白花曰燕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燕脂色尤重比年  
始有之此品旣出桃花菊遂無色蓋奇品也姑附白花之  
後曰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茁細碎微有菊香  
或云卽澤蘭也以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萱艸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艸吳中書生呼爲療結花

王子年拾遺

麝香萱吳中有之述異記謂香似紅藍而甚芳今吳下所植  
其花淡黃比常萱差瘦弱香全類末利爲可貴也

錦帶花又名海仙蓋王元之名也此花雖處處皆有吳中者

特香略如瑞香山礬輩圃中夾路多植之

海輦海仙花泥根捧入故吳宮

暖力迎隨帶漸紅迺枇杷嫩綠帶名栽近木蘭殊有意留連文酒繫春風藉嫩蕊堂以名

石竹花草花也狀如金錢陸龜蒙石竹花詠所謂金錢買春

風者

陸龜蒙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錢鬪買却春風是此花

鼓子花野花也皮日休虎邱詩云鼓子花明白石岸

金竹不甚大色如金今多不見蔣堂嘗有詩

百鑑先寒一徑深潛疑造化鑄

成林貪夫或有凭欄者不見修篁但見金

哺雞竹葉大多濃陰雖圍徑難得極大者而至易種其筍蔓延滿地若雞之生子衆多故名哺雞吳人謂雞鶩伏卵爲哺

桃枝竹皮日休虎邱汎舟云桃枝竹覆翠嵐溪

白芷一名葍世傳吳白芷以吳中所出者爲貴

陸龜蒙採葍賦葍白芷也

香草美入得以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爲賦云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觀一時之流恨撫萬古之遺香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楚非湘羣其榮烟攜而動色擢其體雪挺而騰光諷昨牢愁子雲於焉華皓吟哀時命曼倩由是摧藏情思矜年慵情畏晚胡繩繫晷以難駐藹車載春而不返陋君折楊柳須爲送行陋君採芙蓉仍勞贈遠豈知陰晴

互出雅艷相迎隈回鳳喜怒忿鴻驚待笑者青琴時號顧  
 謂者碧玉爲名偷鬟積競榮盈目斜柯而水法鬢疊葉而  
 雲爭蘭在口以時聞嬌如連瑣惠牽心而不定飄若懸旌  
 矣叩難申融怡暗許石能潛遁以求偶山亦浮來而命侶  
 誓不爲巖阿竹冉冉孤生誓不爲澗底松亭亭獨處於是  
 欺皓本掩湘瑟房紅者自破帶縹者誰披望懷沙之浦詠  
 遺襟之詞烟分而麝墨猶濕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  
 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  
 徐當戶薔薇今約弱蜂昨葉而先盡鶯躑躅而易落未若  
 北堂公子樹芳草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茁烟活  
 風條翠蹙不知海旁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爲上計  
 條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吏蜀郡  
 長卿或支離而築恨或調笑以囊情不同乎稟簪裾而霧  
 悄秉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珮解萼綠華則席上詩  
 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真疎擢自持雖陳辭而往  
 想遷延却立終抱恨而難平淚滴堪穿腸回好繫蟲織怨  
 以成段酒蠲愁而判劑江傑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張  
 記室之少婦當爐應還細麗景方驗蕩思已低摧酒疲於  
 子建爲使花困于靈均作媒何庶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  
 迴真與心傷瑤圃從驚鵲鳩第誰如防膽怯空屏宜畫  
 堆蠟名剝欲追尋徒嗟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  
 而可學苦遇劉公伯雅夢亦沉沉如逢王母少黎書還數

數

柳李花小碎花也繁縟可愛陸龜蒙有柳李花賦云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狀其實也

薔薇花有紅白雜色陸龜蒙詩所謂倚牆當戶一端晴綺者紅薔薇也皮日休汎舟詩所謂淺深還看白薔薇者則是野薔薇耳水邊富有之紅花又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五色薔薇等白花又有金櫻子佛見笑等皆薔薇類也又有黃薔薇一種格韻尤高

萼味香滑尤宜芼魚羹晉陸機入洛見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機云千里萼羹未下鹽豉時人以爲名

對晉書



上卷之三  
二  
菰菜唐人有云闊葉吳菰巨根蜀菰

五色瓜吳威王時會稽生五色瓜梁時吳中亦有五色瓜歲

充賦

述異記

藕唐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葉甘爲蟲

所傷傷其葉則長其根也

國史補趙嘏秋日吳中觀貢藕野艇幾西東清冷映碧空襄衣

來水上捧玉出泥中葉亂田田綠蓮餘片片紅激波纔入選就日已生風御潔玲瓏勝人懷拔擢功梯山謾多品不

與世流同

芰卽菱也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書亦不分別唯武陵記云

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

西陽雜俎

折

腰菱唐甚貴之今名腰菱有野菱家菱二種近世復出餌

飽菱最甘香腰菱廢矣

吳郡志卷三十



吳郡志卷三十一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卽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喚重作西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持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驥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尊壽皇聖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

爲殿額

伯驢跋語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清殿迺親御翰墨書金闕參陽寶殿六大字以揭之雲藻昭

回龍鳳翔翥萬目聳瞻威顏咫尺猗歟盛哉臣觀唐文皇書畫居鍾王表凡形篇詠賜臣工載在汗簡侈爲美譚然

於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未始有聞恭惟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游藝八法夔出神所奚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儲神穆清觀道妙於化原躋斯民於壽域固非下民所能測窺其萬分第自今仰觀句吳之墟奎壁垂光王氣所鍾奔走百神搗訶護持罔敢後當與郡人龔頤正作上梁文以天無極云郡守趙伯驢恭題

進壽皇嘉焉

在昔吳都于今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麗之區與日月以蔽虧式表中天之華闕帥

雲霓而來御蔚爲上帝之高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羅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穹崇維時三境之常尊輯集九光之法駕螭蟠萬礎遺址故存翬飛百楹羣目未覩方重熙累洽之運正遠至邇安之時曾是殊庭莫還舊觀其何以佇瞻游於矚蠻甄靈貺於幅員皇上睠言不吝有司之費壽宮申祝亶儲二聖之休守臣承睿志以致虔上士不崇朝而樂施至人示化高道勤心占營室於瑤光萃梓材於荆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而不敢瓊檐繡栱倏若化成金甌玉階殆非人境佇結綺粲朝曦之采想飈稜宿非烟之祥仰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神

之清狀下鏘鳴之玉珥知足稱於降臨曉帖妥之瑤壇庶  
永蕃於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梁可後  
巨鰲之竊抃敢伸善頌以佐歡謠拋梁東滄海微茫一望  
中陽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氣御靈風拋梁西震澤重湖  
玉浪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火詠朝陽拋梁南只尺  
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天壽與之參拋梁北  
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極拋  
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秋輪景  
貺拋梁下日夕曾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闡坤珍  
資道化伏願上梁之後慈幃康壽宸展尊隆德教並恢於  
形管仁恩長楸於清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於  
兵革民編益劬於耕農千里絕扎瘡之醫四民均享毒之  
工協氣旁薄而扶輿下九鳳五龍於平世高靈偃蹇而姣  
服肅千乘萬騎於浮空來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真  
風皮日休傷聞元顧道士協晨宮上啓金扉詔使先主坐  
蛻歸鶴有一聲應是哭丹無餘粒恐潛飛烟淩王司封雲  
篆月慘琪花葬羽衣賜斷雷  
平舊遊處五芝無影草微微

觀中有金寶牌真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  
物也殿後通神庵淳熙八年前左街道錄李若濟奉命建庵

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真武堂草積中披髮顛狂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真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爲神霄宮燬於兵門有青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爲吳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紹興間

道士朱至仁復建

王禹偁撰新修太和宮記夫大道無名強其名而彰用至教無類聚其類而誘

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亦統之而爲一蓋應機以設殊塗而歸者矣矧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追軒昊之淳風以

之修身則抱璞含章異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  
也誠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逆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  
道士戴省甄者長州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  
無子載實嗣焉與兄子元棄俗入道淮南王之有國也五  
世其昌三教具舉顧毘陵之勳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禦  
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繼黃尤盛乃以  
子元主開元觀省甄處洞元宮尋屬兄也云亡委茲棟蒿  
母兮不造傷彼熱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臥簀之後林鳥  
返哺以無及桑盡受食而有懷思舍田園肇興寶字爰以  
己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  
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元芝主而建焉于  
是翦榛蕪以樹垣墉浚汙潦而開池沼伐彼良木運于梓  
人緊口以僦功隨方以募衆亦旣無怠斯焉告成恒彼幽  
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  
也星壇三級侈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恒也繪事盡妙  
容有儀芝蓋雲聯婉若瑤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修射之  
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禱之  
之威儀霜清步虛露冷眞籙章無具矣福佑隨之實天庥  
之攸憑生民之所沾也嗣乃就水以治檻因高而創亭奇  
花移茂苑之春怪石咸洞庭之翠夏荷錦折秋荷蓋圖織  
埃不生衆卉是茂魚人三人應謂桃海客遠瞻更速蓬



島姑蘇勝概此實盡之暨聖上承乾許王入觀圖籍而  
 效貞已在提封致碑篆以無文曷虞陵谷禹偁字人多暇  
 訪道于茲爰述斯文用事來裔振絃歌而化俗尚園子游  
 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為銘曰蘇臺南趾震澤東涘  
 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戴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  
 元門乃與宮宇肇自田園厥功既輯其教彌尊宅山未勒  
 泌宇空存敢輯事蹟賡于俊昆春晚游太和宮詩數里新  
 萍夾岸莎春來乘興宿恬蘿隨風蝴蝶顛狂甚當路花枝  
 採折多絳節參差拙苦筍翠細狼藉雨一蓑  
 荷湖山滿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旁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

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經本朝天禧五年詔郡守

康孝基重造皮日休曉次神景宮夜半夢中扁舟似見

空利如削退曉但徒倚欲上先發鏢濃露濕莎窠淺泉漱

草屨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寞靜逕侵次參仙扉傍巖

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欲臨幽墟天萬想皆擺落增

有芝菌殿聖無鳥雀瓊幃自迴旋錦旌空燦錯果氣為龍

虎香烟混丹腰看山出崦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

笈應無綸睛來鳥思佳崦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

擬鐸清齋洞前院敢負元科約空中悉羽章池上皆靈藥  
金醴可酣暢玉鼓堪咀嚙存心服薦胎叩齒讀龍蹻福地  
七十二茲焉堪永託在獸乏虎獮於蟲不毒蠱嘗聞擇骨  
錄仙誌非可作綠腸旣朱醺青肝復紫絡伊余乏此相天  
與形貌惡每嗟原憲癯常苦齊侯瘡終然合委頓剛亦慕  
寥廓三茅亦常往竟與珪組薄欲問包山神來賒少巖壑  
陸龜蒙曉帆逗碕岸高步入神景灑灑襟袖清如臨藥珠  
屏雖然羣動息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鏘碧花無定影憑  
軒羽人傲夾戶天獸猛稽首朝元君褰衣就虛省研空雪  
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母未垂嬰芝田不論頃遙通河漢口  
近撫松桂頂飯薦七白蔬杯醺九光杏人間附塵躅固陋  
真鉗頸肯信抃驚傾猶疑夏蟲永元津蕩瓊壘紫求啼金  
鼎盡出冰霜書期君一披省皮日休三宿神景宮古觀岑  
且寂幽人情自怡一來包山下三宿湖之湄況此深夏夕  
不逢清月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敞客牀  
蟠復奇石枕冷入腦笋席寒侵肌氣清寐不著起坐臨階  
暉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窗  
樺帶乳蘚壁縫含雲裝聞磬走魍魎見燭奔羈雌沆漑欲  
滴瀝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醒發如吹簾杉風忽然起  
飄破步虛詞道客巾異樣上清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  
甘趨馳陸龜蒙靈蹤未徧尋不覺谿色暝迴頭問棲所稍  
下杉蘿逕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卽神宮虛堂愜

雲性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零髮鬢聞玉笙敲鐙輒涼磬  
風凝古松粒露壓修荷柄萬籟旣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  
辨真語若授靈皇命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頻窺宿羽  
麗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探物外趣未  
脫塵中病舉手謝  
靈峯徜徉事歸艇

# 土真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真觀梁大同四年置

元豐中陳千撰上真宮記

蘇州之南四十里有湖曰太湖卽古震澤也又西二十里  
有山曰洞庭卽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巖薛氣象  
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爲神明多宮乎此蓋  
山之中有林屋幽墟之天卽洞天之第九也又有毛仙公  
之壇卽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縹渺峯之南北際湖  
之陽卽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同四年隱士捐宅以資  
道而奏可其爲宮卽今之壽聖上真宮也山與塵土隔而  
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信其爲神仙之別隱也崇岡  
伏嶺雲烟之所封而不散遂巖麗谷泉瀑之所漱而不枯  
舒焉而明莫知其爲晝慘焉而晦莫辨其爲夜蓋山間之  
朝昏也芳林茂草虎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岫花野實  
禽狖之所勝而人力不能穰金石之潤不以暑而焦松桂  
之青不以寒而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爲月而不  
眩其速積四時以爲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邈者誰

肥荒區相仍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遺緒易替也  
天聖八年州愴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  
之山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游以鹿豕而問焉不踐則  
蔓荒我室荆棘無我路矣況緜久哉紹先至卽誅穢以治  
廬非特肅神位而已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壝非特限  
全莽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旣闕神明旣容山蔬園茹  
足以食終日道術禮醮足以化衆人訖至和政元紹先亡  
令朱超政代之卽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而光明其  
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也以鍼藥救人之急不  
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遠近無少大皆名其爲先生  
也蓋昔之所已廢至二人而興昔之所不足至二人而備  
使數百年之蹤絜然復在者豈非人之難能歟余因爲之  
說曰冲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  
也以心君神以神王氣而休焉其無情者道之用也與物  
非構而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無對由是  
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術傳於祕不傳於露  
用欲其晦不欲其彰全真於太陽所以不輕其昇天養形  
於太陰所以不疑其夜解蓋德之陰以與天地合卽將以  
相天地而焉爲天地所相行之密以與鬼神通卽將以役  
鬼神而焉爲鬼神所役出人其獨俯仰不齊此古之所謂  
至人而寂寥千百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于天下  
者爲智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明也使吾道之不行於

天下者爲信者不篤乎此而欺者好行詐也今之名山有  
 如洞庭者固多矣其能奮振吾道以興壞濟物有如二人  
 者亦可謂難見也余所以樂爲記其大畧而又爲之說如  
 此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于撰成日休巡盤在山肋繚繞  
 窮雲端樹蘭杖頭紫綠崖展齒利半日到上真洞寫知造  
 難雙戶啓眞景齋心方可觀天鈞鳴響亮天祿行滿琪  
 樹夾一逕萬條青琅玕兩松峙庭際陰伏可萬大鏡騰  
 共結修蛇飛相盤皮膚珎甲冑枝節擒僞斧縛處似天裂  
 朽中如井甃甃峙風聲院跑阿地方瘠無根上露齒飲空  
 中狂波灑合時若蒼莽闊處如鰲轉儼對無霸陣靜問嚴  
 陵灘靈飛一以護上都焉敢干兩廊聚寂整中殿高嶺屹  
 靜架九色節開懸十絕幡微風時一吹百寶清瑤珞肯有  
 葉道十位當昇靈官欲裝紫微志唯食虹景丹旣還隱龍  
 去道風猶此燼猶聞絳日草往往往生空增羽客兩二人石  
 上譚泥太謂我或龍胃榮然與之陸衣巾紫華冷食次曰  
 芝寒自覺有眞氣恐隨風刃搏明朝苦更住必擬乘霜冠  
 陸龜蒙言期早三清眞有上中下官呂衆佩服一山相  
 亞青裙或霞絮侍女忽玉姪坐進金碧映去馳風餘駕今  
 來上眞觀恍若心靈訝祇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軼  
 朱草雲破生瑤榭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閑開飛龜軼  
 靜倚宿鳳絮俗狀旣能遺塵冠聊以卸人間方大火此境  
 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地天罇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

舍鐫佩引涼姿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利  
有志依閒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

紹興十三年四月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

忠用私錢於平江府靈巖山下修蓋道觀計屋五十餘間乞以希夷爲額詔特從之

### 府郭寺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卽梁重元寺入國朝爲承天

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

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

改今額

韋應物登重元寺閣時暇陟雲構晨霄澄景光始見吳郡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

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於茲省毗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孫觀能仁寺重鑄鐘銘太平興國之初平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爲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衆力更鑄鐘成爲銅萬三千

斤晉陵係觀爲之銘曰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  
量無邊衆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爲牛夢春作鼓矯亂顛  
倒妄認前塵色聲交驚不守其真粵有大士修三摩地出  
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  
鐘蛇以目聞緒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龔破瞋一  
季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  
聞俱證  
無上

#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

韋應物遊永定寺北池僧舍  
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

池芳草氣閒齋春樹陰晴蝶飄蘭徑游蜂遶花心不遇君  
攜手誰復此幽尋寓居精舍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家  
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  
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卽與人羣遠  
豈謂是非嬰永定寺喜辟疆夜至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  
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  
將一樽對無  
言百事違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爲寺舊傳朱  
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避兄離居明以金穀盡

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

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爲寺

楊備朱明寺不憚爭分不義財舊居金碧照樓臺何緣半夜狂

風雨暗裏却飛錢帛來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爲之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爲煨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貲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橐剏經樓龔頤正爲之記其略如此

方子通和

廣化寺午日府宴致仕諸公詩使君瀟灑上賓閒金地無塵晝敞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景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房琯



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

瑄寺碑序祕書省校書郎綦母潛銘  
取象以濟其畧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  
澆極人妄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禮違靜與道遇詩  
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  
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  
其數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  
要颺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  
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  
其圓果輪迴拯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  
精宮爲歸誠之地比邱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臣孰能崇  
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教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居  
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  
各建同號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  
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無言聖嗣帝  
胄秉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  
我無累己之人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博身逸俗康  
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深  
于他臣視龍興別于餘寺興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率先  
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  
塔此州是闔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云克讓聞義

風偃拾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朗才傑寺主行虔  
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戮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  
取材輦貨購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諮決於公輸瓌  
巧採奇於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起舊有增飾  
允正殿之四雷蔓長廡之南垂廓開房室增加廩庫高閣  
疊起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挾如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  
拱維嵩彩翠虹新樂檻雲密欵爾已就宛然化成右驛亭  
左城堞亘望直視一面齊啓背倚闌闔俯朝盈夕散之人  
前枕通莊閱朝京適越之士地當聚落之腹壯爲塔廟之  
首標吳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  
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  
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  
備成是寶功足可以光揚前烈孚佑下人也瑄浮客一過  
捨舟投體目駭奇功心賞直節輕諾敘事不甚明暢銘而  
頌之實在能者詞曰在昔元命運革唐德大象有歸神器  
載復天人用慶元津扇福乃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  
棟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其故踈綴  
煙銷迴廊燼去半落層構斜通平地烈烈皇叔總我古城  
象設不覩風埃咸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誘人  
助成英英郡貳亦既同聲粲粲僧士誰非會情投心霧塞  
効信泉傾舊制俄滿新規更營龍跳透檻虎翼飛甍與國  
同劫配天作程假同紹美吁其以驚貞元中造寺僧元壹

神悟寺主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口口經營結構心願  
廣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奔山驚途數千  
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  
修復碑紀起廢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  
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寧篆額楊  
備詩高利長幡敞淨居方袍圓笠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  
榜不見金輪皇帝書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朱勔建浮屠十三  
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卽吳先主母吳夫人捨宅所建通元  
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  
小院五曰文殊曰法華曰泗州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  
級兵燼後有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僅能九級所費計數  
十萬緡寺有臥佛北人多呼爲臥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

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燹後王岐公之孫女慈明大師者募衆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卽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燹後二像猶存鉢亦爲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葷茹鉢遂破豐視其豐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梁簡文浮海石像銘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璧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徙況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爲業掛此詹綸無甄小鮪布斯九罟常待六鼈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爲海神卽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

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冥咸起渡河之悲竊有  
 覆舟之懼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仙  
 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沒而  
 不見經歷旬日遐邇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  
 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  
 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歸依歌唄贊德于  
 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  
 舟子招招弗能遠驚而靈相峩峩漸來就浦仰覩神像疑  
 然雙汎非因鷁首詎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背各有  
 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衆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  
 僊之姿非凡所徒試就提捧豁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  
 葑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迺孫  
 權爲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  
 遷像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朱膺帛尼二人  
 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爲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  
 誠弗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適動至自舟中故  
 知據井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自覺焉後有外國沙  
 門釋法開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東方有石像及阿育  
 王塔若能恭往瞻覲無量罪業二王禮已而去中大  
 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汝靈侯奉詔更造鍾乳二枚與一  
 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過片陽山同之術區選  
 校金銀俟龍泉之無異焉

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觀十方俱聞說法豈止  
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  
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  
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勞昔曾  
聖云亡尚追儀於有若楚臣殞世亦託似於優旃放勲之  
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禩或傳諸往牘  
或布在前言或贊述盈耳或壽宮虛置況遠追應身近現  
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爲銘曰巍巍天像堂堂最勝  
慧日獨圓無生永證愍此魚鈎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  
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像履水晨游  
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知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千輪  
足起萬字胷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鉢嗟爾未俗心王所驅  
顙浮水沫命役馳駒宜宏希嚮必盡勤劬觀相塵滅聞聲  
或祛湛然神跡長處全吳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并序按  
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千百年  
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千百年至于闐國若千百年當至屈  
茨國若千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  
至龜瀆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  
者於滬瀆沙汭上獲之以爲白類乃葦而用焉俄有佛像  
見于外漁者始以爲異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供  
之迄今尚存余遂觀而爲之詠因寄天適子帝青石作綠  
冰姿佛婢賦此珠聯璧合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

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麋味斷中天覺夢麝香消大劫  
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等閒吹陸龜蒙空王初受  
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解吟麒麟持次想添香積飯覆  
時應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  
寶函香裏見不煩西去詣靈峯韋應物遊開元寺夏衣始  
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畫靜  
寂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疎李紳開元寺  
序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奇壯者頃年多遊寓於此及大  
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大半亦無也詩云十層花  
宇真毫相數仞峯巒闕月扉巒立竇山中色界散周香海  
小輪圍坐隅咫尺窺巖壑外高低辨翠微難保爾形終  
不轉莫令偷拂六銖衣皮日休早景卽事客省蕭條柿葉  
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金鐸一聲松杪風  
鶴靜時來珠像側鵲馴多在寶幡中如何塵外虛爲契不  
得支公此會同陸龜蒙日上架恩疊影紅一聲清梵萬緣  
空離礎滿地貝多雪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榭初抽寥泺思  
竹牕猶掛夢龜中靈香散盡禪家接誰共殷源小品同璚  
論跡經下流一日譚家以開流道林皮日休開筭園園鎖  
開聲駭鹿羣滿林鮮籜水犀文森森競泣林梢雨巉巉爭  
穿石上雲並出亦如鶯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折烟束露  
如相遺何允明朝不如葦陸龜蒙春龍爭地養檀樂況是  
雙林雨後看迸出似豪當垓塢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虛勢

欲齊金刹折贈光宜照玉盤更待錦包零落後粉環高下  
揭烟寒皮日休陸龜蒙避暑聯句煩暑雖難避僧家自有  
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鱗望塔青髻識登樓白鷁知石  
松行將雅拜篁陣欲交麾難望塔青髻識登樓白鷁知石  
經森欲動珠像儼將怡筍簞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譚蟬  
噪少涼步鶴隨遲烟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  
說開卷梵天詞積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歌懷君蕭酒處孤  
夢遠罕思難薛能題寺閣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  
終日住尤愛暫時閒唱棹吳門去啼林杜宇還高僧不可  
羨西景掩禪關方子通程公闕留客開元飲二首畫錦新  
坊路稍西興來攜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無比筆下鏗金  
妙欲飛藍盞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採菱歸流傳白雪吳  
城滿頓覺炎歊一夕微仙老論文小往還多才令尹獨  
能攀攜躑躅步入千花界借榻清臨一水間笑語不驚沙鳥  
去襟懷猶過野僧閒城中此地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顓宅也至唐司勳陸郎

中居之後以爲寺號北禪院

皮日休陸龜蒙避暑聯句歌

脫單綽放曠拋輕策爬搔林下風偃仰間中石相殘蟬咽  
外響野鶴沙中跡到此失煩襟蕭然揖禪伯藤懸疊霜蛻



桂倚支雲錫。龜清陰。登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選  
勝鋪荷席。魚跳上紫芡。蝶化綠青壁。相心是玉連。徒耳爲  
金磬。敵吾宗。昔高尚志在義皇。易豈獨斷韋編。幾將初鏡  
隨。龜天書。旣屢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廬。盱衡論今昔。  
流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相旣起。謝儒元亦翻。商羽翼。封  
章帷帳。遍夢寐。江湖日擺落。函谷塵高歛。華陽幘。龜詔去  
雲無。信歸來。鶴相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魚客。少微光一  
點。落此芒磔。索御釋子問。池塘門人廢。幽蹟。悲東序。寶  
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兵。詩空懷康樂。展龜高名不可効。勝  
境徒堪惜。墨沼轉踈蕪。元齋踰間寂。遲遲不能去。涼颼滿  
杉栢。相日下洲島。清烟生苾芻。碧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  
癖。終與淨名遊。還來雪山覓。龜陸龜蒙同。皮日休遊北禪  
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處。先  
生曾是草元堂。清樾林下看香印。遠岫牕中掛鉢囊。今日  
有情消未得。故將名理問思光。皮日休。戚歷杉陰入草堂。  
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漏。坐久重焚柏子香。魚  
慣齋時分淨食。鰕能閒處傍禪牀。雪林滿眼空羈滯。欲對  
彌天却自傷。陸龜蒙。寒夜同皮日休訪寂上人。月樓風殿  
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古蝶坐  
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右吟。自是海邊鷗伴  
侶。不勞金盞更降心。皮日休。院寒青霽正。沉沉霜淺乾。鳴  
人古林數葉只。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烟深陶潛見社無。

妨醉殷浩談經不廢吟何事欲  
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卽舊天寧萬壽禪院也徽宗

時以爲祝壽道場後卽以爲薦嚴之地改今額蘇子美寄

二僧曾攜舊書卷來宿古禪林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

爐開山夜靜門掩雪天陰机上一寒硯燈前三苦吟韻強

顏汗落句切鬢絲侵玉就還重琢河窮更遠尋穴爭探乳

虎沙獨揀良金字穩天星轉篇終海月沉唱酬同紀錄得

失暗規箴木鐸不徇路薰風難和琴半生誰引手中道比

分襟分野三河闊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欲謝朝簪

嶺外烟嵐地湖邊雲水心情棕張翰鱸

夢想陸機禽松下莓苔石何年重訪臨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康狄

難此寺賊酋所寓故不得焚吳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峙俗

名雙塔寺

紹熙中提舉徐誼給常平田記兩浙西路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昔畿內若

節誕彌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爲盛典先期環月率其屬  
卽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  
是院肇唐咸通逮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御書  
遂更今額乾道中始革律焉規模比舊增新四衆歸仰雲  
水全集爲一大叢林建院之民王氏捨負郭之田五百八  
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瞻紹熙二  
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畀使者節兩朝所知德  
意孚達暮年于此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  
餘畝沒入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令  
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爲  
請公委有司給之抑權放勢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  
無加喙而院之衆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  
深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頤正記  
本末於是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  
遠固將推之朝廷見之天下與來世此  
蓋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位龔頤正記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今額

寶積教院在黃土塔橋之東舊靈巖山廨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嚴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燹至今未能復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保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晉戴逵宅皮陸集

又以北禪寺爲戴宅則此卽今北禪寺矣

顧況撰建乾元寺記五編

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爲有無自性爲空  
空有融一卽中道義雖石缸渡海蛟背負山不爲希有事  
僧法珣與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顗  
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旻之奏云觀察使李幽李道星  
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者實與蠅空  
不敗有爲有滅無爲有爲之體有爲無爲之用無生無滅  
無相無爲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  
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法有所得有一相大  
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乘義所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  
義也爲妙爲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羣育  
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大於  
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億故於無住本建乎諸法不動真  
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吞鈎虎落穿蛾拂火此衆生自  
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國成等正覺  
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猶着弊衣行  
次乞食及往忉利省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

漆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長者造祇洹精舍木田底伽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東林四林寺度法師造攝山棲霞寺杯渡法師造南陵隱靜寺傳大士造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王泉寺三十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瑛請況於經藏中抄佛心說永示無極文曰卓哉迷廬宏亘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之飛登梵天塵勞爲海般若爲船截生死流是日希有大哉乾元實則不朽和衆雲臻珣爲稱首佛告善來寶坊崇哉法雨灑埃慈雲徘徊

#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白居易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

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宏正神益等傷功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宏等藏事太和二年秋作開元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綵繪金碧以爲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以輪止以泥經錯以爲圓環蓋數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泥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百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縮自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

吳郡志卷三十一

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  
本郡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遂旣來教行如流僧至如  
歸供施達觀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遊者學者得  
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與苾芻衆升堂焚香  
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鍵椎唱伽陀授持讀諷  
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  
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佻然巽風一變至道  
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  
以表旌覺路也貽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  
毛道凡夫生之大寶也賣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  
維都請予爲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述作爲亦在乎辨興  
廢示勸戒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  
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  
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  
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妄奉而護念  
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闕必補藏有隙必葺堂  
有壞必支若然者眞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  
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二

郭外寺

雲巖寺卽虎邱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珣之別業也  
咸和二年捨以爲寺卽劒池而分東西今合爲一寺之勝

聞天下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見虎邱山門王

隨

記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  
靈秀之氣悉爲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  
會劇郡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  
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盛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  
之縹緲烟景何窮睇層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邱山者按  
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  
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冢在吳縣閶門  
外名曰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  
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魚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  
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  
帝因遊海右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  
而拒之始皇挺劒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爲虎邱焉故上有



劒池或曰秦皇試劒池亦謂之磨劒池今則長十有三丈  
闊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劒池無底浸雲根又  
云沉沉劒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爲武邱云  
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  
鬼詩林逋回其仙馭詭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卽晉王  
氏伯仲珣珉捨別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  
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爲一先是至  
道中嶽牧貳卿魏公庠改爲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  
彼美招提實爲絕境粉垣迴繚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深  
中迴藏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暮先教  
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  
出雲霓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寮宇岑寂千年之  
鶴多集四照之花競拆垂組影纓之彥靡不登臨達心了  
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  
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羌難備敘  
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屢  
飛翰於雲鸞祈鏤文於金石愧先聖之嘆成章於狂斐  
數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髣髴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  
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  
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葉清  
臣御書閣碑真宗文明武定草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

十有五年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侈刑平政一天地  
並況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奠汾睢南遊苦  
縣典章人物輝灼方夏飛昇騰實倬越古今天縱將聖典  
學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寢尋經藝披編日  
仄點翰宵分帝庸賡歌道誥奎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休  
于萬麓留神小學三元秉煥八象流景丞相臣謂臣拯相  
與文雅侍從之臣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爲集凡三百卷請  
從刊摹以傳永久制曰可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  
孝德皇帝續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能昭前思先皇帝  
馨德茂烈巍巍郁郁聖言睿藻雲章曰麗非書之黃素縉  
以文錦檢于玉匣藏在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厥萬祀  
於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方辨九山之物分道遣使咸錫  
其副則吳郡之虎邱存焉茲山據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  
勝勢叢生萬石崛起平臯講席坦乎千人劒泉呀其百尺  
松篁總翠烟嵐異色宜有神物舍于寶坊前此守土臣寔  
臣度初基尊奉卽山而宇寒暑再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  
冬十月知軍事臣堂始大前構徹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  
而財人縣官者錢一百七十萬以售工材移通判軍州事  
臣宋卿經始慮素程工董役肇日短昴訖于馴見更五里  
干閣成無慮費竹木章箇八百役夫兵手指二十二萬不  
出帑一金不調里一民民不知役而渠屋彌望凡爲中樞  
韞覆之物皆稱閤而具疏枘密礎材理堅緻藻楣文稅光

彩眩轉重檐四迴陽景不曜飛陛橫出喬松在下熏厨凝  
香而負昂髯益含輝而摩谿偉哉麗乎茲可以壯龜龍之  
負載倬雲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  
垂黃岫幌彌歷年所先朝寶附入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  
并集爲賜今皇帝飛雲灑妙墨本三十重光祖武嗣有恩  
頒至是落成並置其上三聖繼統昭明游藝若五辰二曜  
珠聯璧合雖堯文禹律昌作武述何以過此惟堂以直清  
通敏行已從政忠而愛君不以遠邇惟宋卿方嚴肅給裕  
民急吏勤以辦事順成休績斯書斯閣斯人之賴臣清臣  
嘗爲史官記天子言動持使者符節得按察郡縣觀聖文  
臨下之赫與守臣嚴上之恭敢書始事銘于樂石詞曰天  
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崑溟聖有文垂典經粵宋二宗功  
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筆墨精妙大人繼  
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籤寶帙金匱石室四方馳駟吳  
治長洲上富斗牛其鎮武邱茂林修竹龍蟠虎伏其地惟  
福直有真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惟忠結字再重與  
山比崇猗金簡有字韞于委羽惟道家主藏訂諸蓬渚直  
羣玉之山上符冊府天爲大宋是則文化成世無極山斯  
朽石斯泐飛閣祕書時萬時億景祐五年十月七日兩浙  
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  
勾茶鹽礬稅朝奉郎守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  
袋臣葉清臣撰張丞相浚藏記吳郡山水秀麗虎邱號勝

處世傳闔閭葬此地氣騰出秦皇使人求劍虎居其上以名焉晉王珣與弟珉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與佛剎本朝至道中革律爲禪紹興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于圓悟禪師實繼灑掃隆常建立轉輪大藏効彌勒示現禮製施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摹甚偉僧法幾法清法悟爲之勸邦人李方高次弟輸財方議卜築隆適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爲解夙夜究力益勵精誠再閱寒暑工績甫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琅函貝葉輝煌燦爛信士鄒珉目規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於我法中爲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名儒間以財爲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安然我嘗思之夷狄之變其來有事因欲生愛因愛生貪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鬪亂怨深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念儻正和氣自生其於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愧余聞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警喻發明空理丁寧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古人指擿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區區致恭以佞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宕南畝其教可輕疵哉將見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趨善宿習退轉真證圓通孝悌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藏始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投資政殿大

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爲之記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峰寺吳館娃宮也梁天

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蹟土人奉事甚謹今爲韓蘄

王功德寺改今名餘見靈巖山門

太平興國二年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新建磚

塔記吳靈巖山卽古吳王夫差之別院也太湖渺白涵其側虎邱點翠映其後自餘岡阜川瀆沃野上田環遠帶縈若視諸掌代遷人異倬爲佛祠愚守藩之七禩也屬丙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罔極聊可諭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制繇是顯營鴈塔冥助翟衣于山之椒累磚而就基其巖所以遠騫崩之患黜其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自運陶公之簣自于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若一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歟上聳地以千仞塔拔山而九層巍巍下瞰於娑婆杳杳平觀於寥次纔疑湧出或類所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届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輿實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拂石仙衣尚爲游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備陵谷孫觀智積菩薩殿記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

爲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憩殿廡下長身黥面  
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  
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衆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  
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爲在此於是道  
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  
有弟夫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  
先引至臥內僧索杯水嚥之一嚥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  
金帛數牀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僧它日還吳來過我  
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爲郎觀察桂管道吳中  
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  
然欲遂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  
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其事載  
於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乘  
經菩薩品云惟靈巖古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  
始改賜秀峯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  
福史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爲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  
院之東廡庫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  
智積飭其徒募衆力大之高費巨桷雄視一方像設中嚴  
雲披月蒨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遶梵唄之聲震動山  
谷於是訥過余於晉陵求文以爲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  
六趣出生沒生死莫覺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  
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湧揮塵

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壘歸命齋心海過厭離  
五濁如燭雞出湯欣慕至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  
得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  
陵谷變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  
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雙林大士泗州僧  
迦靈巖智積皆是也訥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  
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樓閣穹堂廣宇幾徧淮吳豈  
正智積一殿而已樂天宿靈巖上苑高台高白月上青林客  
去僧歸獨夜深輦血屏除惟對酒歌鐘放散只畱琴更無  
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曉亭東望好太湖烟  
水綠沉沉娃宮屨廊尋已傾硯池香徑又欲平二三月  
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領妓  
處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  
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韋應物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  
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邱方悟  
關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間情良遊地踈泉谷  
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詹作期杪秋趙暇明月  
溪頭寺蟲聲滿橘洲倚欄香逕晚移石太湖秋樹老雲歸  
盡臺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蘇舜欽古來興  
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鴈吳王宮闕  
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延陵逸  
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胡宿宿枕依鄉館天機斗覺清一

聞山鳥語暫起野麋情  
俗駕窗日兩竿明夕鐘初斷海鯨音投宿香園半翠岑  
冰簟浸林消客夢水簾澄月伴僧吟雄風拂袵清涼極  
樹交柯翠翳深一夜漢陰機事息草堂虛論破煩襟李復  
圭秀峯上方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寂寂香  
龜口不得惟餘松柏韻天風劉無降曉乘輕舸出江城晚  
上藍輿却倦行盡日松風響岩谷小窗聽作亂泉聲胡程  
攝身下蓬萊放浪雲水迹非無簡書畏心賞寄泉石亭亭  
雲間塔勝地聞自昔梯空中斷裂地開震澤峩峩東西峯觀  
半賣愁坦如席環山劃中斷裂地開震澤峩峩東西峯觀  
闕倚空碧千尋採香遙劒臥漣漪直當年館娃宮六月避  
暑夕琴臺延薰風萬女曳阿錫牛耳爭齊鳴鳥喙已荐食  
百家甬東村託足歸無宅焉知陵谷變大廈響千鳥矧茲  
風塵際樓殿踊山脊安隱大火中顯允像教力興予浩劫  
嘆萬法本空寂孫覲聞訥老築堂榜曰五至賦詩云老人  
昔記觀河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真  
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桑下了無  
三宿戀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浮盃又趁春  
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來想後七年過靈  
巖再賦二詩猊坐諸天繞龍龕百鬼營捫蘿穿窈窕挂策  
上崢嶸雨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踰肛一鼉吼撇烈兩鳧  
驚獨詣超神界真遊夢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關僧清



老訥僧中龍得度佛三界誅茹製不借剖竹作如意激心  
訊空王禮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因緣有五至百年杞國  
憂四大偃師戲應作  
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天峰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峰山亦名支硎山卽東晉

高僧支遁別庵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義奏賜今名

元豐

六年龍谿僧收記吳郡朱長文書闔閭城西二十餘里山  
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圖記所謂報恩山  
南峯院者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泉置報恩院  
唐之大中改爲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峯額予先世松  
檟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省屢過天峯嘗訪遺詩舊刻  
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  
日休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峯皆爲賦詩寶歷  
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  
中嘗爲監察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  
峯院額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時而  
報恩支山南峯三名並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  
誤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言院卽報恩遺址原田中有  
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水池  
之上中峯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記所謂石室

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遁菴自菴前西向登山可數百  
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彌高又數百步  
乃至天峯北僧院共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廣泉流  
其上清此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泉可濯巾其謂  
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刀十九年若新發於硎陸德明釋  
硎磨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石  
文又有如蹄涔者人謂之馬跡石故禹錫詩云石文留馬  
跡峯勢聳牛頭日休龜蒙與穰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  
牛頭聳苔深馬跡訛又曰支硎辟亦過牛頭峯今在天峯  
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云又有泉眼潛通海之語與夫  
松陵詩所言承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沒  
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  
門天峯之旁有待月嶺嶺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其址  
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詠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  
昔逸少旣謝會稽安石猶臥東山遁乃與之從游自放虛  
寂之境而有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爲高逸遁之所游多矣  
維吳之報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峯故此  
山亦有馬跡石放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  
趣非窘拘於浮屠法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  
於名迹者猶不泯其爲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  
禪法於天峯繼住持者十來人矣德興之始來茅屋土階  
僅禦風雨後有文啓慧汀贊元維廣者大增葺之基土架

木上瓦下簷堂殿庖庫廊廡寮閣門庭祀街次第完潔東  
有浴室西有憩菴佛貌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人  
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財費則取之  
州人非一家也予常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  
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俟佛費財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  
修心至於禪學爲益滋大於是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  
天下使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禮者  
非必士民也釋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贊公長老夙受法於明因  
禪師又深通順觀肇論之旨心地乃達無所底滯予之道  
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峯自德興新之且及百年願有所記  
予謂沃洲居易爲之記矣而報恩寂寥未有紀者因爲考  
論本末書以畀之政和七年葉勸超隱堂記佛子棄親出  
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不爲名  
利所縛雖大善知識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開  
張鋪席以求出世至於終老而不返一日欲以利益衆生  
一日欲以開導羣迷此時自爲之辭爾焉有能利益衆生  
開導羣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友才  
公則不然雖嘗繇萬壽首座住天峯禪院幾得旬歲卽興  
退休之念會予解官南歸亦思與之相近因出橐裝爲營  
小居能仁精舍乃名其所居之堂曰超隱蓋佛以清淨爲  
本虛無澹泊爲宗而垂世立教禪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

是實卽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體不離湛然常住  
卽名爲禪自達摩傳此心印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不假聲  
聞而第一義諦復然流通遍周沙界自爾以來燈燈相傳  
照耀大千啓發昏蒙證菩提果超出世間與佛同體得茲  
道者才公有焉昔紹聖末余掾漕陽謁長老自齡於夾山  
時會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公不容口繇此始識公  
於此山之庫下形骨清癯標韻高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  
稍稍接之話言莫非善巧柔輒議論風起至於疊疊之處  
如泉竇始開悉自胷中流出所謂深得辨才三昧者見知  
旣已如此之超然矣而又能於茲時出超然拔俗之見以  
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人廣衆卓絕數等矣以是而  
名茲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麓完潔不侈不陋真道人  
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麓記公超然隱居之意如此  
葉夢得遊南峯寺詩序遊南峯寺獨登待月嶺而還長老  
才上人云欲作亭嶺上以待予再至因以詩贈云澤國鍾  
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借明眼夙昔多窮探腹背眩金碧  
鍾魚半精藍支郎放鶴地妙解無餘談高木氣未炎綠陰  
正青酣我懶倦登陟茲行咤猶堪幽尋雖云初佳處默已  
諳久欲謝塵滓往同彌勒龕平生行九九晚識前三三才  
也實可人窮年玩烟嵐胷中有定水萬境潛包含嚴霜掃  
禪紫老幹餘梗柟噉蔗要自佳食茶亦云甘坐斷方丈室  
天花雨麤粃笑我窘世網何殊老眠蠶我今已解縛真理

密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尚成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  
庵偃松久傲兀碧琳故澄涵言尋覺城路更欲從徧參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卽古報恩寺基也

好樂天

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淨石堪敷  
坐寒泉可濯巾自慙容鬢上猶帶郡庭塵咸平錢儼碑銘  
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有  
名僧之蹤復表伽藍綽爲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真風則紀  
之以文信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卽東晉支公道林所建  
支硎寺也伊昔二衆同居舍宇九廣其山有支公馬跡及  
所居石室存焉唐景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圯海內  
精宇人祇號咽茲寺在圯例獻文續嗣佛日再中旃檀之  
林枯莢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是邦與僧清贄相  
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請僧洪憲主之憲卽  
豫章希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于乾德甲子  
歲凡百餘年陵谷迭遷香華中輟其年二月有永嘉禪學  
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尋  
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法席願齒入室之列大寂示之  
曰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  
大寂之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舊地辟而住持  
是爲今觀音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  
理判官張仁某等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已下名

氏皆如銘之所記蓋宿緣符契也未幾謙師徙居上方所  
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蓋白眉也亦禮大寂得  
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蘊昭善繼也恩公苦行  
有聞元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嘗  
入京師時愚方預常參一得相面今師沿前會之邂逅疏  
本寺之寅緣欲愚爲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愧  
者迺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功臣  
金州管內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  
六千戶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

七

吳郡志卷三十三

郭外寺

堯峯院在吳縣橫山卽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謂清輝軒碧玉沼多境巖寶雲井白龍洞觀音巖偃蓋松妙高峯東齋

西隱

蔣堂新井歌并序云堯峯顯遲禪師有道行居常遊吳門一日且曰山中鑿石造井踰歲僅成旣列而甘

大爲叢林之利願得紀述以久其傳因作歌云白雲莽莽青山頭一穴四面飛泉流其初山間舊井涸枯腸燥吻海衆羞於時大士寶雲者頤指其初山脈智慮周山靈所感道心爽檀施聿來工力鳩雲鍾齊下遠雷動石火內擊飛星稠百尺虛空廓地表鱗鱗耕鋤出見內畝一泓清列呀深幽人疑從天墮月窟或問何處移龍湫次則其徒駭殊勝競持應器嘗甘柔飢狄連臂喜跳擲渴鳥引喙鳴鈎輶碧簪光中轆轤曉銀牀側畔梧桐秋實方金地互相映谷鰌坎蛙難此留傍晚江形小衣帶下窺湖面卑渥何茲鑿飲有功利一掬入口醍醐優熱者濯之昏鈍決病者沃之沈痼廖而我時邀墨客去松澗遠挈都監遊淨瓶汲引試香薺雅具羅列無腥醜駸駸蟬鳴雁比之玉乳不差別舳舻



親請彼鍊丹多謬悠  
 鵠所喜雲液鄰菟裘  
 水記未載予將修此山  
 題半峯亭詩云何名半  
 上多股戰寶雲構茲軒  
 石畔雄視金仙居巍平  
 季彌大雲峯何岩堯夫  
 向我游先朝瞰海日射  
 僧知我來羅立鳬雁行  
 弦琴三歎無聲唱開軒  
 更欲茲曠望土斷澤遶  
 墮莽蒼又疑鯨入海偃  
 場須臾變雲雨爲作雄  
 云色水宮自是神龍藏  
 浸心振衣孤峯上寄語  
 踏月下空曠僧懷深山  
 斷曉風清壞衣蒙頂跌  
 深靜含秋一鑑寬清甘  
 月泉慳只欲乾右碧玉  
 幽閒雙眸淨洗看不厭  
 珠草廣禪林鑒石窮源  
 有濟人心右寶雲井古  
 意亦深長歎甘泉不當  
 路汪汪空  
 意亦深長歎甘泉不當  
 路汪汪空  
 意亦深長歎甘泉不當  
 路汪汪空

白龍何處淹頭角天下蒼生待汝歸右白龍洞笑日野花  
青嶂下歌春幽鳥白雲間寶陀大士全身露懊惱遊人空  
看山石觀音巖寒松門底如張蓋接引嘉賓眼倍青方丈  
老人迎送少未應因汝下幽庭右偃蓋松下視羣山盡子  
孫孤高直與月輪分善財不用別峯覓只此休時見德雲  
石妙高峯禪板蒲團消永日明窗淨几映疎筠一爐香盡  
六時過轉覺山家氣味真右東齋匿影長嫌山未深閉門  
莫放俗塵侵如今滿眼事奔走欲向何人話此心石西隱

普明禪院卽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

院也

孫覲記平江自唐白公爲刺史時卽事賦詩已有八

繁雄是也逮乾符光啓間大盜蠡出爭爲強雄而武肅王  
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浙東西之地五代分裂  
諸藩據曰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  
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  
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  
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姓  
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爲煨燼而  
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  
從出而巋然獨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郡圖經實  
妙利普明塔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祜嘗卽

其處作詩記遊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屠七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偉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頽簷委地飄瓦中人臥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銖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觀深龍象所棲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爲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卒常眈眈然舉首蹙頞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紹介之先瓦孟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幣指囷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苦空弊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飾蠱壤起頽仆爲急又飭其徒三二輩持鉢叩門或持篋乞民間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爲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聲威以恒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爲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

休戚共爲一體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  
爲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間然  
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爲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  
日晉陵孫覲記（張祐）長洲苑外草蕭蕭却憶重遊歲月遙  
唯有別時因不忘暮煙疎雨過楓橋（張繼）晚泊月落烏啼  
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  
客船（張師中）吳門多精藍此寺名尤古拒城七里餘冠蓋  
日旁午斜迤邐通採香遠岫對棲虎巖屏橫野橋塔影落前  
浦霜樓鳴曉鐘夕舸軋雙槽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跡  
忙心已閒道樂行彌苦不爲喧所遷意以靜爲主何必深  
山林峯巒遶軒戶（程師孟）門對雲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  
年居邇來寺好尤蕭灑張繼留題內翰書（丁巳）師今一念六  
琪碑（名）詩又遊楓橋偶成晚泊橋邊寺迎風坐一軒好  
山平隔岸流水浸過門朱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  
似雪怪我到多番（孫覲）與溫老聞閩曾城外寒山古道西  
若人具眼隻與佛拍肩齊白浪噴鷁首黃塵送馬蹄懂懂  
南北路一榻有高栖（又）三絕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  
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半夜鐘翠木蒼  
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溪斜古城流水參差是不見元都  
舊日花三年瘴海臥炎宵夢隔青楓一水遙萬里歸來  
悲故物銅駝埋沒草齊腰（胡垕）朝辭海湧千人石暮宿楓  
橋半夜鐘明日館娃宮裏去洞庭呼起一帆風（張孝祥）四

年忽忽兩經過古岸依然萃堵波借我繩林銷午暑亂蟬  
鳴處竹陰多郭附師子山雲漠漠越來溪水悠悠鐘到客  
船未曉月和漁火俱愁咫尺橫塘古塔連綿  
芳草長洲一老翁然自在時時來繫扁舟

福臻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舊經云梁天監二

年置今記中云唐會昌六年建寺有米芾大書詩兩壁字

畫奇逸至今存焉

楊宿記穹窿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先是蕭梁下詔取梅梁於茲地致

白馬之奠感明神之徵因爲白馬塢卽茲院之址也至唐宣宗改元大中重興梵宇法眷承紹六世于茲事曠繕完迨今百載飛梁朽以虹天危簷壓而翼摧則燥濕之患是生矣大教不泯招來信人天王嗣位之八年粵有當院徒弟奉安發志必葺果得檀那繼踵而至自夏侯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咸蠲淨緡鼎新大壯殿堂爽塏廊廡輻輳題次第以輝鮮金地迴環而嚴潔於戲阿舍所云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梵之福則安師之興葺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捨有是夫魁茲勝事願勒貞珉聊奮直筆爲紀歲時皇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記

寶積寺在橫山下亦名楞伽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塔銘碑

石全好字畫秀整絕類虞褚大抵隋人書法兼傳晉宋間

造意甚可珍今錄之

吳郡橫山頂舍利靈塔銘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元蹤無體非體

無以明蹤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況撒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匡王國吐納風雷之際出處朱紫之庭際爵峻於其身隆基茂於往葉溫良洽于郡國孝友睦于閨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宮人奉爲皇帝皇后齊王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造七層之寶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櫛周護留諸弗朽遇劫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時有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齋齋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乃持航海之操自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織苦空明閑法要誠心內發冥夢外酬時聞此山是古之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願寶鐸常搖法輪恒轉舍生迴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旁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取涅槃之樂其辭曰相焉是滅法矣非生蓋續虛草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

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矩化動  
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貽銘無疲虔心局體  
同歸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羣品上資天祚萬福  
莊嚴千靈輔護少宣令問待秀苗聚輪轉三有馳流六通  
獨善非德兼濟爲功俱成法雨用息塵龍大隋大業四年  
歲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立銘吳郡司戶嚴德盛  
製文司倉  
魏瑗書

智顯禪院在吳縣西南三十里寶華山

縣新鐘記寶華山智顯禪院而震澤之

洪鑄背長洲之故苑三控洞庭之峻右抱靈巖之巔刻蟠  
之闕相望遊虞之墟智通真二吳之佳地一方之上游先  
是梁天監十有僧號慧聰者至自梵天嘗以香界樹錫杖  
之故所化靈源之尚在年祀滋深締架幾圯國朝祥符乙  
卯歲故府侯崇儀秦公義當歸然之末墜思勉矣而可興  
其疇月之必有能者卽以今心卽師以爲增庫爲口口口  
口口殿之類爰起金碧垂  
一紀間精廬克備云云

寶相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古廢寺也梁大同十年再興皇  
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今名

光福寺在吳縣西南七十里舊有銅像觀音歲有水旱郡輒

具禮迎奉入城祈禱必應淳熙四年爲人盜去至十四年

再得之

元祐中建安黃公頴銅觀音像記光福寺距城六十里有銅像觀音其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得知

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於廟旁之泥中覩焉時久旱弗雨相與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迺具梵儀禱焉卽時雨降以是凡有禱而弗獲者州人必請命于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夫道之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啓迪其善心教令旣不足以馭之於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化東陽之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因乎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嚚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其心況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所共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予母葬于寺之西南常過其上僧蘊恭屢求爲記予不得辭也因序其事云唐顓孫在銘題光福上方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煙凝遠岫列寒翠霜染疎林墜碎紅溪渚或棲彭澤鴈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驚



翁鈞

澄照寺在長洲縣西北陽山下

(天禧五年陳最記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

歸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寶塔闕玉毫之相莫不圖諸爽塏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則何以延大千之開士啓孤秀之名園是故鷲嶺雄標世尊因而說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奠居蓋人境之兩殊亦古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山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澗宅爲白鶴寺後有龍興寺僧知又因遊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祀寢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址甚隘於是鳩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元神捨祠堂基以構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荆茆茨數十間而已觀其崗巒環合巖谷洞呀眞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啓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獲明神之來又寺中有靈泉晉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於神功疏鑿豈因於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塍水旱不更其浸深遠邇必沾其潤利爲國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因改曰仙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德中又公旣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興亦又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於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由是智者獻謨壯者効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敝寢殿以支辟容飾華

龕而皮大藏厨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收雲之衆集晨昏是警鼓鐘於百尺之臺水陸致虔設位於五層之閣而又置懺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繚周眈然巍然不勝其壯觀矣開寶中太保韓公承德復捨梳洗樓爲塔院詳其始末敘厥廢興見徵蕪辭用紀珍琰

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 明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卽薦福山感慈禪院也

凌民瞻重

建方丈記世之爲放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爲極矣如來眎宇宙猶一漚也嘗以大干世界爲言斯多矣而未極其廣也嘗又以疏伽沙世界爲言斯廣矣而未得爲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莊嚴偈云淨土如所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佛如來遊戲三昧自在若此雖欲貿梵世於忍土遷內苑於鶯峯固爲不難然且徇須達之請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虛府庫彈智力而後成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具大悲者孰能與於此衆生差別知見冥鈍要以檀施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一足爲之哉茲院成於國初景祐中璿玠師頗易舊宇其間未葺者日益墮圯長老唯廣師補漏支歆迨已四稔尺椽寸簣不以強人凡興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

月二十七日始工後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庫廣倍舊址構  
櫨榱桷亦攻堅材巧墁斲削皆聚良匠美哉輪奐不日而  
成如天持來若地湧出物不終否在人而興僦工之初予  
嘗謂師曰弟子貧不能以財施弱不能以力施它日願施  
鄙文讚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從索斯記師昔住天  
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今反記此者是欲攝我以  
文施因得記

吳歲月焉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之下舊爲程師孟光祿香火院故

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伐木毀屋以其地賣爲劉

孝遑侍郎之墓

程師孟入湧泉道中十三詩

小航時過

餌伍員忠憤反爲讎雖無別館虹蜺帶

雲帶

歛但有荒臺麋鹿遊高望太湖千萬頃夕陽依舊水東

流窮冬未見六花飄春意微微動柳梢千丈龍形蟠暮

嶺一

條虹影落溪橋閭門飛跨何清泚茂苑繁雄未寂寥

切幸早歸頻出郭西山隱客不須招因省先塋到故都

不妨

閒步問耕夫水雲蒼莽遙連洞田野低窪稍近湖秋

熟幾家收橘柚日生衆口藉菰蒲今朝偶得西華稻僧飯

年年出玉腴

道出橫塘跨石梁塘南塘北稻花香風吹

解艇輕如駛日照浮圖峻若翔遠岸漁樵三兩兩近村鵝  
鴨一行行回頭却指城南路雲屋朱樓氣鬱蒼寒林已  
見早梅芳盡日臨流野興長門外牛羊人自得籬邊雞犬  
盜誰防三江夜色滄浪白千里秋香肥稭黃借問船中何  
所有根蘢鱸膾酒先嘗舟行如葉泛長川解水吳兒力  
可全風急輒先千浪破岸歛能把一簷牽湖沈日影山頭  
畫雲漏天光雨足懸試向中流東北望城南寶塔在門前  
告老清朝分自安從今榮悴不相關有愁方見田家樂  
無事纔知釣叟閒世故要看終始後人生未免是非間婦  
墳更在公塋側一舸夷猶遂往還誰何不欲蚤忘機今  
已高年古亦稀翠柳陰中黃鳥過青山影裏白鷗飛新春  
已到無高下故里重過有是非人意不如毛羽意聲聲猶  
道不  
如歸

天宮寺在吳縣西南四十里梁武帝天監中所營唐德宗重  
加興飾天聖間重新前進士張洎爲之記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  
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舊址結廬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

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礙泉紹興間始

名

贊寧寄題水月參差峯岫畫雲昏入望交蘿濁浪奔震澤湧山來北岸華陽連洞到東門日生樹掛紅霞脚風

起波搖白石根聞有上方僧住處橋花林下探蘭蓀積翠湖心迤邐長洞臺蕭寺兩交光鳥行黑點波濤白楓葉紅連橋袖黃人我絕時隈樹石是非來處接帆檣如何遂得追遊性擺却營營不急忙慶歷七年蘇舜卿記予己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登靈巖之巔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巋然特起雲霞采翠浮動於滄波之中即時據欄竦首精爽下墮欲乘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紆然思於一到惑於險說卒未果行則常若有物偃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橫金口觀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沂洄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峯下也卽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峯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京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遊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

迄今七世不絕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  
澤受三江吞齧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  
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  
真樸歷歲未嘗有訢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柘柑柚  
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參差間於巖  
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表民已  
少事尚有歲時織紉樹藝捕採之勞浮屠氏本以清曠遠  
事物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深遠絕勝之地壤斷水懾  
人跡罕至數僧宴坐寂默於泉石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  
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于于登上世之遺民者邪  
子生平病悶鬱塞至此曝然破散無餘矣反復身世惘然  
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傳之羽翰飛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  
哉後二年其徒心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誠請  
攬筆直述且敘昔遊之勝焉湯思退尉吳縣時遊水月長  
短句畫船橫絕湖波練更上雕鞍窮翠嶺霜橋半垂黃征  
衣盡日香鐘聲絕外聽金界將松映何處是華山峯巒杏  
靄間李彌大無礙泉詩序水月寺東入小青塢至縹緲峯  
下有泉泓澄鑒澈冬夏不涸酌之甘冽異於他泉而未名  
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矩靜養居士胡茂老  
飲而樂之靜養以無礙名泉主僧願平爲養泉烹水月芽  
爲賦詩云甌研水月先春焙鼎煮雲林無礙泉將謂蘇州  
能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吳越國中吳軍節

度使威顯公文奉創建以奉其父廣陵王元璿墓祀初名

吳山院至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崇寧元年威顯之孫奉

議郎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俾承議郎行少府監丞雲騎

尉強浚明爲之記

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郡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王旣荒吳越維子若孫

分建藩屏我高祖

廣陵宣義王實鎮中吳父子再世嗣有節鉞逮我皇祖司封始去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下四世

皆葬於蘇晉天福辛酉歲曾祖威顯公始建寺於吳山之麓以爲薰修之所因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

歲主僧惟久嘗遷其寺少南旣又遷瓦塢最後遷宋塢則今所建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厥初屋纔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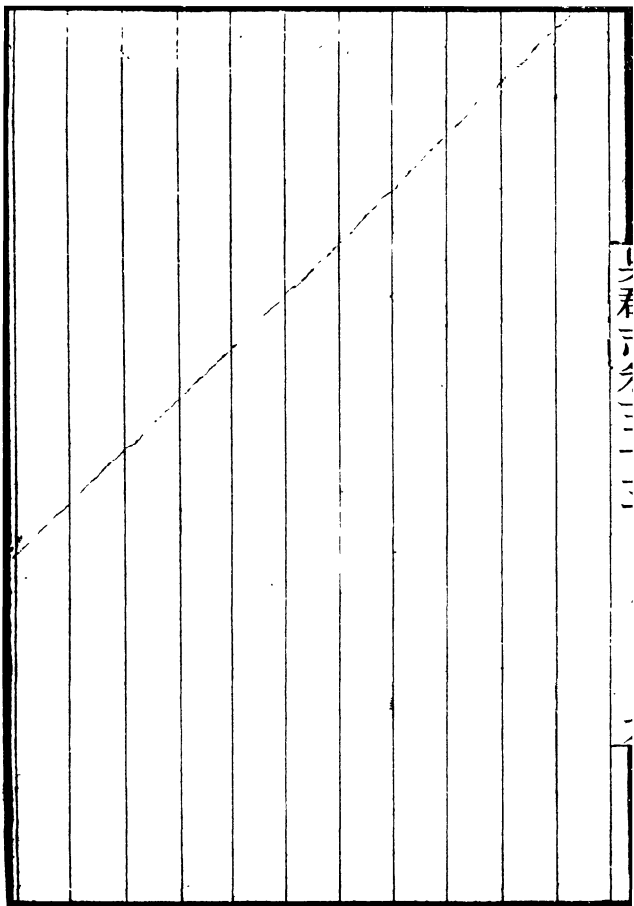
間僧徒甚寡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先將軍爲出緡錢二十萬俾其徒懷政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禮有殿講

說有堂并廬庖湍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卽寺之創相衍沃之地闢田畝百歲更豐凶不資檀施而寺常足食先是法堂獨庫陋不稱寺僧智來又侈大之以增其舊此寺

之興踰百年更三遷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難如

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益衆則錢氏之與可知也  
恐後來者無以考也吾子試爲我書之余曰唯唯詞曰武  
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啓宇十有三州分建子弟維藩維  
屏維時中吳式控外境廣陵受鉞開壤千里文穆之兄武  
肅之子生有其土死卽葬之父子孫曾相望累纍在晉天  
福當威顯公相方視址爰作佛宮桓桓將軍世濟其美百  
年于茲寺更三徙浮圖惟久實繁有徒修敬徒廢不  
忘其初太湖之濱吳山之原斷石刻辭敢告後昆





吳郡志卷三十四

郭外寺

孤園寺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而爲寺

皮日休

且元緣湖蕩白芷繁紆泊一碕宛到孤園寺蘿島凝清陰  
松門湛虛翠寒泉飛碧螭古木鬬蒼兕鍾梵在水魄樓臺  
入雲肆巖邊足鳴鑿樹杪多飛鷗香莎薊院落風泛金蘿  
靡靜鶴啄栢蠹閑猿弄楹倚小殿薰陸香古經貝多紙老  
僧方瞑坐見客還強起指茲正險絕何以來到此先言洞  
壑數次話真如理磬韻醒閑心茶香凝皓齒巾之劫貝布  
饌以旃檀餌數刻得清淨終身欲依止可憐陶侍讀身列  
丹臺位雅號曰勝力亦聞師佛氏陶隱居常夢見佛王侯  
加勝今日到孤園何妨稱弟子陸龜蒙浮屠從西來事者  
極梁武巖幽與水曲結架無遺土窮山林幹盡竭海珠璣  
聚泥卽侍從臣敢愛煙波塢幡條玉龍扣殿角金虬舞釋  
子厭樓臺生人露風雨今來四百載像設藏雪浦輕鴿亂  
馴鷗鳴鐘和朝櫓庭蕉裂旗旆野蔓差纓組石上解空人  
窗前聽經虎林虛葉如織水淨沙堪數徧問得中天歸修  
譜釋迦

包山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院有舊鐘云梁大同二年置爲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爲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本朝靖康間慈受大師懷深居之詔復賜舊名院亦復興

王鉉記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士普照禪師懷深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之六年

力祈還山優詔不許命大丞相喻旨所以留師者靡不盡也師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擁衆驩迎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巖蔣山虛二禪席以待而兩山之人遮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卷衲爲終焉計茲院自六朝之初爲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顯慶爲大叢林庇千僧陸龜蒙皮日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修其墳寺瓦木滌地俱盡淵聖皇帝詔復其名而舊寺僧法聰爲師以請旣至山平江府令其弟了初主院事然頽基斷址四顧荒寒而富者獻財丐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鍾經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兵燹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惟恐弗受於是禪居靚深歸然出雲煙之上矣夫洞庭別名震澤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咸

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卽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地中  
無往不達號爲神仙天后便閣洞中產白芝紫泉迺仙饌  
天醴環以七十二峯而明月之灣縹緲之峯毛公之壇光  
爲塵外淨境傳稱黃帝訪道所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於  
此至吳王闔閭得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  
遠矣地分東西兩山院在西山之巔巨浸同環四絕無地  
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豪洶旁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  
窟宅上則虎豹之所伏藏藤蘿膠葛橘柚蔽虧深林森木  
橫生倒植納天風海日於窮崖絕壑之間所謂煙雲生於  
步武陰晴變於几席猿鳥悲嘯晝夜清寂而水作限斷遠  
與世隔蓋江海之外無縈之山孤聳於不測之淵無逾此  
者東南號山之富此又東西百水所鍾之地也竊嘗論古  
昔學道之士必遊走四方以極天下壯觀登高望遠廣其  
耳目使萬境森然紮於胸中然後見聞深博道學明備釋  
氏之教亦然自出家祝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匭薄風  
霜以求師問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僞利害然後  
心境廓然知無一當留者故於道爲近思斯院之成人與  
地稱山川改色來者瞻敬殊不知師所見豈在於此視天  
宮化城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與夫光明藏海毗盧法  
界皆吾一性之內非遠非近無去無來今我行住坐臥莫  
非西方淨土豈厭此樊彼有所分別而更佗境於一念之  
外哉此師之達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眷眷於一居也然

則僕今所言皆師所不取也其如院廢興歲月與師是本心以待其徒傳永遠而無窮者亦不可以不記者於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

翠峯禪院在吳縣西南七十里洞庭東山唐將軍席溫其所捨宅也

彌勒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里洞庭東山乾符年間吳越王建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成通間賜今名

僧懷深圓通殿記洞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晉

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內史張裕請於朝而立焉初裕嘗事應真謹甚感池產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開成四年始遷于此往時浚治得會昌斷石刻其略云羅浮常安禪師卜其地卽里人進士徐正甫所施也逮咸通十五載奏賜今名再廢於會昌至是復興有屋數十楹視洞庭西峯諸刹最爲勝絕處主僧維照篤志學

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雖號觀音蓋未睹其  
像名存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於是發  
廣大心欲令一切睹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  
兩造菩薩像飾以黃金丹砂珍珠琉璃端嚴瑞相工妙天  
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備爲大殿以居之規模雄  
偉動人心目費錢凡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  
就來者作禮歎未曾有弟子維鑒實左右之旣而照公欲  
刻諸石自太湖汎舟登靈巖謁慈受叟懷深求紀其事懷  
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衆寶所成極清淨勇猛  
丈夫觀自在爲利衆生住此山是大寶殿跨起于曾波之  
中真若鬼工神運所謂補陀洛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  
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聞圓融無礙悲愍羣  
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畏饒益衆  
生請試宴坐反聽嘿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  
弔魚齋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徧周法界又  
何止於一方耶雖然不假乎像無以示圓通之捷徑俾夫  
見聞者各隨根器普皆證入或由此也歟獨喜照公能以  
如幻三昧成就不思議事故樂爲之書像造於崇寧五年  
二月工休於四月殿作於靖康二年之二月落成於建炎  
改元之七月作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孫觀題德雲  
堂千丈銀山屹嵩華浪湧雲屯天一鐔榜舟夜並龍鼉爲  
杖藜曉入雞豚社處處人家橋袖垂竹簷茅屋青黃亞牛

羊出沒怪石走蛟龍起伏蒼藤掛樓殿青紅隱半山兩腋  
清風策高駕飢鼠窺燈佛帳寒華鯨吼粥僧趺下世味久  
諸真噯噯老境得閑如蠟蔗山靈知我欲歸耕一夜築垣  
應繞舍胡松年詩序云余罷自平江謀居雲川過洞庭西  
山暫寓觀音院德雲堂坐揖湖山勝槩亦足以少洗簿書  
役矣數年兵火之禍何所不至獨此地清涼安穩豈非林  
屋洞天金庭玉柱爲神仙窟宅有物常護持邪余願掛冠  
終老此間也詩云小舟乘風飛鳥過萬頃雲濤縱掀簸此  
行要是快平生無數青山笑迎我山根隱約見人家槿籬  
茅屋埋煙霞宛似秦人種桃處川原遠近紛香葩杖藜徑  
踏華山去試問蓮開今何許路迷絕壑陰松筠身到半山  
聽魚鼓道人爲我開雲堂是中境界渾清涼幽磬時和野  
鳥語飛泉暗瀉巖花香文書照眼本吾事雁鶩著行敗人  
意造物似憐厭世躋挈置湖山煩一洗何人夜呼隱去來  
向來得喪真山崖金庭玉柱永不改人間劫火空飛灰葛  
勝仲弱水無風到海山慈容親禮紫旂檀亭亭寶剎凌雲  
近湛湛清池漱玉寒橋瘦暗飄紅萬顆竹迷曾藉綠千竿  
藕花不是南朝夢真有殘香透畫欄

洞庭西山小湖觀音敎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五十里卽舊小  
湖院也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汎太湖而來小湖

僧迎得之有草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葉蓮華至今有之  
孫覲靈泉贊良哉大士溢此靈泉世有熱惱一酌而痊方  
池何產三級紅蓮無實可味有根弗傳世紀大士浮海而  
來攜此二物寘之山隈青青之枝其灑此哉躑躑之衣其  
製此哉唯此小湖實補陀山我來稽首瞻仰尊顏挹水際  
之清入肺肝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嗟此土奉事弗篤百  
尺頽基數椽敗屋如泗僧伽習玩成瀆對面却迷貴耳賤  
目惟聖憫狂存乎克念歸斯受之匪瑕磨玷弗畀莫求弗  
施已厭信受之者亦得是瞻汝心如泉泓然弗遷汝身如  
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曰  
舍旃一彈指頃超證無邊

護國天王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洞庭西山卽舊天  
王院也宣和間改賜今名紹興初更爲十方

法海寺在吳縣西七十里洞庭東山隋將軍莫釐捨宅所建  
寺也後梁乾化間改祇園皇朝祥符五年改今名

半塘法華院在長洲縣西北七里綵雲橋西寺有雉兒塔晉



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經童子死葬此義熙十一年商人謝  
本夜泊此岸聞誦經聲旦尋求見墳上生青蓮華郡以聞  
詔建是塔號法華院紹興七年重修鳩工之始夜聞塔中

誦經聲數夕不絕

魏憲重修塔記半塘壽聖浮屠按舊記云晉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賜國材

以建縣晉歷唐距宋興凡一再改造歲久寢壞先君開府  
覽之慨然若契夙願實始修焉建炎庚戌之亂塔復廢憲  
不孝顧瞻餘燼夕惕于懷曰此吾先君所植德者也疇不  
敢勉於是傾貲度財載加營繕紹興七年七月二日工告  
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經死葬半塘其後過  
客夜聞誦經聲述之莫見其人旦視童子塚有青蓮花塔  
之建蓋權輿於此迨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  
方寢復聞誦經聲琅然出塔數夕不絕嗚呼異哉僧了勤  
以其事來告因爲之書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

戶魏  
憲記

大覺院在長洲縣南四十里

齊昇院在盤門外高麗亭東一里紹熙元年提舉常平張體  
仁創建撥沒官田供院爲常住貧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  
則與之棺後焚瘞焉

吳郡志卷三十四



吳郡志卷三十五

郭外寺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疊石半爲虛閣縹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爲僧舍雲窗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謂崑山爲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實大略見張祐孟郊詩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荊公以舒州倅被旨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閱張孟詩一夕和之遂爲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爲冠月華閣妙峯菴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軒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熙中月華

先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災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詠  
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及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主所書  
扁榜等一掃無跡今惟山圖僅存於收藏之家石亦煨矣  
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貴之號崑山石  
唐王洎天王堂記云有釋氏于七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  
扣太原王生洎促足角至願意欲洎不能者數四頃乃作  
曰欲以天王堂事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  
作童兒時猶能血繼射如遂云云天王堂題金仙于於記護  
閣厚掘補多間上蓋以於波製造修造宮殿奇事九門  
弟于勉於焉然儒以正直為福今天王能財妖種種早飛  
獲世是亦正直也復何慙之哉其馬鞍山出平原中絕  
頂峭峻他山自餘里接接其間寺宇歷歷然銅山復  
多奇石支蔓危柱岬岬其室鑿倚山半今天王堂實翼西  
北隅塑狀岳岳危然其室鑿倚山半今天王堂實翼西  
作為部落堂宇宏廣四旁於翠翠意底係若曉曉夜甲磨  
戈立於煙靄此固其費進曰非其力能皆臣民為之塑  
實成於張宏度堂實成於俞師甫曰大凡力於耕者一人

切於穫者三人豈偶然於天王哉釋氏子姓闕號清建姓趙號良顗時唐大中三年鄉貢進士王洮立僧辯端慧聚聖述記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止于姑蘇遂謁郡太守尙書戶部員外郎陳公公一見若舊識迺盤桓于是邦得遊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届于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繼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迹且目其孤巒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羣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溝塍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厥石斷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蔑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耆年宿齒者徵以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紀之文略敘其事先是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嚮姓懷氏久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于山脇石室間以二虎爲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願施干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撲斫之聲翌日而奇石矗疊廣階駢城其方截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二尺蓋山王之役神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於其上敕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四柱每雲陰天暝則鱗甲皆潤漶漶然及有浮萍者或曰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敕僧繇畫鎖以制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茲寺嘗在毀間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闡釋門故寺僧清江

以其靈迹聞郡守韋公於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  
梁製也唯神砌存爾觀其神迹規制皆窮奇極壯造化所  
成信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饒然心懾而股慄魂驚而魄  
駭苟非嚮師至德通于神明又疇克臻于是耶苟非山王  
靈感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  
此者今陳公博古聞異來而覩之久以嘉歎因謂端曰前  
記湮滅來者昧其所從請撫其實庶垂於永永端雖謏才  
忝辱厚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僧辯端記孟郊  
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栢香晴磬  
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乞鶴歸還訪逍遙場張祐寶殿  
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景窗中  
岫孤煙竹裏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王安石次孟郊  
韻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蕩遠亦香掃  
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迫迨冠蓋場又次張  
祐韻峯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  
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材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朱明  
之惠聚寺詩序離常熟至崑山泊惠聚寺而詩情猶壯復  
爲二章附于五題蓋山雞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爲貴也  
古寺有遠名欲遊先夢生飛猿磻底嘯靈鳥雲間鳴影密  
樓臺衆香繁草樹榮何年照佛火燦燦長光明石林高  
月生蘚閣疏磬鳴宿鳥夢難就定僧魂更清香風  
動花影巖瀑飛玉聲遙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卽東晉所置寶馬寺

范浩諸天閣記  
浮屠氏傳西竺

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之說風動世俗波  
從信向者往往悔惡徙業而歸之善其亦有補於教化矣  
昌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樓架閣上切星漢處處  
嚴奉高棟重簷闕麗誇雄自唐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  
歎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教院有閣輦飛下俯鱗宇碧  
樛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天勢欲浮動使人髮立凜凜生  
肅心每陳供瓣香氣霽鬱神若天墜馭風而翔雲諦觀  
恍然復疑身之排金闕而登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因  
覓住持講僧淵問誰爲此具言政和癸巳苾芻義明演經  
丐錢創興普賢殿邑人沈饒募緣增堂廡以侑道場今年  
夏五月沈又感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又畫刻諸天十  
六尊像遠邇信向摩肩投禮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  
勝緣要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  
冬旣望奉議郎新濟王康王祁王府記室范浩記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曾改法堂  
記崑山縣

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唐末嗣禪師以佛學名一時故  
鎮遏使劉璠爲建院以處之嗣師旣去其徒以世及續居  
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敝徒不能葺熙寧四年王僧惟已  
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遊縣以聞州命選於



衆乃得惠元禪師畀以住持於是四方之士不期而自集  
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其屋則又皆曰是豈人  
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命樂輸以助先爲法堂寢  
室凡二十楹始事於元豐元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乃畢  
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興化爲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  
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豈特以休養壽考之身佛之法  
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者不能爲也以書屬予曰幸爲記  
之子聞釋氏之書曰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切法  
釋氏之言心法如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  
也夫心之爲物微妙寂通故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  
所不古不今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於名迹豈言與  
書之所能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於道而自得之也當  
梁之世釋氏之教最爲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於言學其  
書者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曠人也直  
示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同有  
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於名迹而已者乎于斯時也道之  
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如醯雞之發其覆而  
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於道者亦從之遊  
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之餉而後食  
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泛求於人而人亦不以爲厭也其居  
之至則崇棟廣宇極於壯麗敝則衆相與新之而人亦不  
以爲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己以遊於世則其

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言也惟此堂室師之  
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朗徹資道之侶還至而時集顯問於  
堂密叩於室宜其迷者自覺疑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  
然堂室雖無與於人法亦人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  
其澤豈易竭哉云云元豐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  
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曾攸撰

## 新安尼寺在崑山縣東二百步

## 常熟縣明因寺在縣東五十里

陳于新改禪寺記東常熟縣

而寺於其間曰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國朝祥符  
改元始易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爲禪寺土不變壞人不更  
聚而名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實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  
冒一切有以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  
本無無今安得有一妄爲有情故一無一真爲無情故此禪律  
安得妄一有一妄爲有漸禪爲頓而爲之徒者以見理名禪  
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爲漸禪爲頓而爲之徒者以見理名禪  
什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汚其不見僂於  
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以事至有司  
遂攘臂鼓衆更律爲禪自今日始縣爲聞府府下僧籍蒐  
可爲領導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之師至其徒有不

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頽垣壞壁蕭然如無人之墟師收  
付遺衆繕革故廬鳴鐘擊鼓晨唱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  
舉徒衆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旱百里蕪其八人輒大疫  
而逋且逃十室虛其九嚴不轉之心奉一實之事根無利  
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  
敬八年於今而門之外導長湮以利衆長湮之上營石橋  
以便行堂室龕殿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  
如此若夫門未革殿未紺而丈室未做此必有待於他日  
余不得而書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  
前常熟縣尉陳于撰

# 常熟縣勝法寺在常熟縣東三十五里

葉夢得輪藏記佛法自漢入中國卽與其

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晉宋周隋之間鳩摩羅什之  
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於是其書之至者日以廣源流  
既遠往往失其本真梁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  
然無我爲宗不立文字佛氏之學遂判爲禪律兩岐其後  
更數百年學心法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  
至唐開元正元以來凡列於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  
剖分甲乙鱗次櫛比雖假託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  
亦莫不具在其傳至子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於中  
國其道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  
爲全書殘編斷簡出于屋壁邱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

習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家各以其藝自名於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堙滅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再譯而後見乃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使人欲廢而不可歟蓋爲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於借資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經崇寧二年長老道淵始募衆緣爲之淵強力明果學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旣成見余書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爲事而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感教以其書則怠惟轉輪藏侈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悔過者一皆効誠於此吹蠡伐鼓機發軸運象設駭於目而音聲接於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嚮矣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吾事者而屈於力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於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記其略無以慰此意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縉雲葉夢得記

法輪寺在常熟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永慶寺在常熟西北四十五里

李湛嚴扉開早涼谷馬分遠  
翔花氣溼幽徑磬聲清上方

雲生松澗底花落蘚池傍  
致有遺榮意移時坐石床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改賜今

名

李湛重修延福禪院記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  
禪院蓋出於梁天監之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

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於斯而  
鄉耄里氓爲之捨土木畚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  
而告成於是有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  
者有邃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敞而廡  
者有表門背室綉遮峭植而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圍覆環  
架四十而院者居高而願望周旋自下以相銚之翼舒鱗  
萃輝照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卽以主者處師俾悉得  
而專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於天台山旣大成而有  
聞被召入爲惠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詔  
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疋  
復賜今師號留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  
就章一卷逍遙詠一十一卷祕藏銓三十卷太平聖惠方

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實以錄之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陸絳新建佛殿記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於君中國其間哲后僻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迹而不可勝數至於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於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於當世而釋氏之教寢盛於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疾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抹其寢盛未始不爲釋氏福迨言弗納而身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旤豈非道隆則汙物盛則衰之効歟然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道而有仁義仁義而尙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於漢流於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於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爲興善滅惡之筌蚩蚩之氓從而遠罪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佞之下焉者化之如之何不爲後世做蓋崇之者反於其道焉耳文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家四聖御極均知化源寺觀沿舊而無所勅置僧

道限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能與此姑蘇走百里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卽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霸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旣而厭居京國歸隱舊剎錢氏以師入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造七級浮屠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道遙詔秘藏詮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顯邑人李仁壽等捐厚貨貿良材經始於景祐之丙子落成於慶歷之乙酉壯而不華嚴而不陋絳里人也偶爲茲山之遊目擊諸公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慶歷六年正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五終

吳郡志卷三十六

郭外寺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於齊始興五年按

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

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卽常建題詩處

再修功德記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

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置之是爲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爲興福寺自爲邑爲寺歷陳隋四代迄于我唐

甲辰歲踰三百年會昌末釋教中圯僧難聿興武宗斥去浮屠法茲寺在毀拆數大中踐祚再恢釋教俾歸伽藍先

是大檀越主吳興錢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與彼親友兼募信士助修塑像添建殿堂負赫垂芳傳之不朽以焉

僑居是邑廢之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六月五日丁酉雲門十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

風雨至滿山松桂香清猿嘯遠樹好鳥鳴虛廊塵土斯可濯胡爲語滄浪常建詩人古寺初日朗高林竹逕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月性潭影空人心萬緣此都寂但餘鐘磬音僧皎然秋風落葉滿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



日經行人去盡寒  
雲夜夜自飛還

壽聖院在常熟縣西十八里梁大同十二年置爲頂山禪院

治平四年改賜今額

錢藻頂山瑞石菴記頂山之顛直上絕險至竄奇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

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池環窟其方邑民  
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  
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爲菴召守常  
者持事之自是禳禱必應存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者不  
得其人則禳禱不効水旱相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爲賊迫  
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民之欲命僧惠安採廢舉墜  
益廣其方以起民人歲時所禱之誠夫窮巖絕境龍神之  
窟宅足以爲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應効蓋不可  
輕已神之爲靈當陰致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爲報  
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於陰寂不可詰  
之間而爲民取福善之應蓋亦賢於無所用心而欺間以  
恃人者之爲也丁未春正月承奉郎守尙書祠部員外郎  
充祕閣校理通判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  
錢藻撰陳于新贊頂山路記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  
山之陽是爲隅山以瀕海之隅也又名裏山以昔人虞治  
於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爲破山以闢龍破山而爲潤也又

北行九里爲頂山又北行六七里爲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纔三四十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焉縣人往還以舟航爲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卽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卽有頂山寺其路隨山皆砂石人迹不頻則榛卉爲之莽雲雨暴至則泥潦爲之塗昔之僧於興福者悼其如此累甃以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持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菴主懷素始自破山之雙塔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於熙寧八年之孟春成於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爲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更五年方卽成功古之治田墾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於任事者雖州縣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自任以爲責者今懷素非徒能甃路而已又能建雙石塔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爲縣官之未爲者而以佐縣官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三月日文林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廣安寺在常熟縣東一百里直塘舊名寶林寺

淳化二年曉師蒞蒞建

壽聖晏安禪院在常熟縣東北六十里許浦鎮

始自陳朝禎明元年皇朝

治平四年十月敕額爲壽聖晏安禪院紹聖二年僧智通始建鐘樓次以浴室廊廡塔砌鼎新

永安寺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

興於乾元間咸通二年易其幢塔顯德中得州符而鼎新

之

靈寶寺在常熟縣東南塗菰一百二十里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

始於梁大同二

歲唐會昌廢大初詔復天下精舍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滿憫其隳陋首出已財集羣庶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堯勸荒以廣其地端徑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新之李湛遊頂破二山淨居院詩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窗綺花光照地金微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空鐘磬音

淨惠禪院舊仁王禪院舊經無今據碑修入云在西北隅七

十里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

僧仲殊記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為君子君子所居鄉

黨歸之是故博施濟眾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為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及物因以為

氏故釋迦如來號刹利氏謂利益所及一刹土耳中國有大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王推涼闢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教化隆侈天下富樂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達于道夫三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爲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承父業起家稱爲右族父某天資好善嘗遊陸河聖像院觀大殿摧圯首施家財募衆興功嘉祐八年夏績用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追誦先志紹聖三年工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雪川空叟僧仲殊記

# 吳江縣雙林禪院在縣西一百二十里

昔倪林里有寺因湖漲圯壞儒林里始興

建招提倪林之人公於有司時郡將曹公瓊以其事上於朝遂謂之雙林

# 報恩禪院在吳江縣東北二十五里

唐大中年顧文通捨甲第而荆爲精舍釋迦大

殿歲遠屋弊慶歷間沙門圓寔等重建

# 法喜寺在吳江縣東九里

後唐長興元年統軍趙君之倡也始曰崇福本朝更賜今名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僧曇義記略云）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

第營之迄乾符二年乙未歲刺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今額周顯德二年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貌像香炬鐘梵

蔚爲道場年禪綿步名存實亡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外慨然繕葺市木召匠運斤畚土不歷數稔壯

麗寶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雘煥赫顯敞云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孫觀普賢應夢記）云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千萬里之

外累數十驛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暫起遂撫四海於俛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礙院兵

火周殘寺之入於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時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邨者營築此

堂爲公媼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媼導其前神清安隱蕭散如平生不見留滯

冥莫幽陰之態既寤歎曰此普賢菩薩也於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於家事之益虔道俗咸共瞻仰焉余

聞維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續之後影嚮昧昧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

之火宅爲清涼山出之苦海爲極樂國解六結爲解脫門破十習爲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騰

報無可疑者荅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觀記

# 永福院在吳江縣地名八赤

李杵記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

功用以是因緣而作佛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難成哉平望之北二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湖旁連震澤甫里魚稻之美商旅舟楫之所趨會居處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於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更煨燼僅存遺址比邱宗潤卽其所處爲接待院延佇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詔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廡皆易新之嚴麗潔精具足衆妙爲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實以告具石請記之爲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判秀

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杵記并書

# 殊勝院在吳江縣地名平望

草創於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趨

經僧以寺額爲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殊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殊勝爲額已而蔡當軸遂得殊勝敕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頌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圍何用高聲覓一

日三百部日輪猶未見  
者總生疑我自心堅實

吳郡志卷三十六

吳郡志卷三十七

縣記

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解字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縣門淳  
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額廳之西有平理堂無  
倦堂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徐的建亭之南北  
各有小山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曰高蔭皆淳熙五年知  
縣趙不忿建吳令壁記二范成大又爲續記一世代氏姓

猶可考云

唐大歷梁肅撰壁記在春秋時列國各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

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內操賞罰之柄有人民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敗本乎身黎元安否繫其政其體大矣自京邑南被于瀾間望縣十數而吳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茲土參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爲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倍百它縣夥乎其中不



可勝紀大歷十一年天官擇可以長民者於是范陽盧公  
 繇太原府鄴縣令爲之外寬內明敬事而信政本於仁節  
 身以文下車三年闔境之人安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  
 從來蓋平以和也夫君子立身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  
 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爲之抑選部爲官擇人而其  
 履道從政所由然也子知者敢錄其實書于東序以播其  
 令聞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學士梁肅記此記得之類  
 書中若其姓名則不復可考矣郭受記厥今天下經用之  
 所資百貨之所植東南其外府也度淮而南濟江以東督  
 府且十附城且百而田疇沃衍生齒繁夥則吳實巨擘焉  
 子嘗登靈巖之巔俛而西望眈滄脉分原田碁布邱阜之  
 間灌以機械沮如之濱環以菱隄則曷齒繞确變爲膏澤  
 之野蘋藻葦葦墾爲秔稻之陸故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  
 四方取給充然有餘出乎胥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涯兩山  
 對峙桑田翳日木奴連雲織紵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陸轉  
 無所不至故其民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子無不賈販  
 以遊者繇是商賈以吳爲都會五方畢至獄市雜擾搢紳  
 以吳爲樂土僑民間里幾亞京雒爲政者急之則怨而駭  
 緩之則弛而肆泛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幾至於軌法毅  
 然而多拒則謗詈叢集必困於遊談宰字之任信難矣右  
 通直郎許君來領是邑直方不撓有骭髀之風簡易無苛  
 得調廩之術蓋常急於豪猾緩於善柔整其大綱潤其細

故爲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霍雨敗稼吳民阻飢君  
日慰藉而拊循之賑給務均卹隱求實不事虛名而爲文  
具也子以是知君之篤於從政也明年君且代矣乃悉求前  
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君且代矣乃悉求前  
爲此縣者之名氏爵里將書而刻諸石顧其僚郭受曰吾  
爲是俾來者有考焉爾子爲我序諸辭不獲命因槩敘吳  
風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溫陵人世爲學家甚博而文  
果日顯用於時當不獨以循吏稱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  
日縣尉兼河塘溝洫郭受撰乾道三年范成大續記吳令  
壁有記尙矣唐大歷已未梁肅爲之詞者令盧某所立石  
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爲之詞者令許公輔所立  
石雖存而中更兵燹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袁君  
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斷自建炎以下爲之  
續記實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歷垂四百年而  
題名三立相望可考吏民以爲盛事然吳之爲壯縣固自  
昔志之氣俗之燉生聚之繁覽觀之勝著于二碑者自若  
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於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類  
不同者非特吳爲然余行四方所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  
皆厭苦其官齋咨太息悔曩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  
怪其說甚哉何至於此及切磋商究之使一二其詳則曰古  
吏憂民而已今顧不然叢爾邑負責猶數鉅萬晝夜薄遠  
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於

民不崇朝百適滿矣彼齋咨太息厭苦而欲脫者真有味  
其言哉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則愧考兼善之誠難  
若袁君蓋幾於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  
吏不能並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  
心醉卻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謂吏明府自辯此坐堂  
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於大官之間須求於不有責課  
於非時則又從容辨給弗以屬民率常最於他邑嗚呼可  
謂難也已旦莫去此至大官執益易於爲縣其所成就何  
可量按續記所登載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必將自袁  
君始儻余言猶信來者尙勉之八月十五日左奉議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  
范成大記并書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支使馮允成所作  
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賓友之勝觀章珉所記  
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寬舒云

章珉記  
晉臺故封爲  
一都會郡領五邑吳

實首之百里之封五品之令曩歲限以常調治付中銓是  
將赤子奉其吐詞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之寄近制銅墨  
之任闕卽以京僚洎朝列或幙賓以補之先是縣署占勝  
逼于閭閻綿歷歲祀梁木將壞乃有前宰棘寺丞徐君繕

完之圩漫訖功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計馮君寔代之也  
君世襲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政用佳茂迺因聽訟之  
隙周睨解舍患無清曠之所得奉謙息之娛縣之西偏舊  
有幽園俯于佛舍并吞仍歲君披圖按籍命工冀除疊繚  
垣以入之繇是砥平其基而巋然爲亭雲集板築而岌乎  
爲壘蔭以佳木之清哇以雜花之英穿沼以類滄溟築山  
以擬蓬瀛五畝之地百步之逕而嘉致足矣君衆藝畢給  
愛客忘疲每節簡絕稀簿領多暇春華爛而在目暑風冷  
然罷扇秋英墜砌冬霰集楹君賞心樂事擊鮮爲具召貴  
介公子同僚諸英注弦筈以引滿振絲管以度曲賽百嬌  
之枯矢爭半先之奕路中廚出乎豐饌而千里之莠下豉  
雕盤薦乎佳實而庭山之橘厥苞白日督過醉賓未去燭  
已見跋主歌未晞雖洛中之季倫山陰之辟疆咸有名園  
雅好賓侶吾不知其彼爲勝此爲劣也亭之旣成命賓以  
落之監郡集賢公嘉乃好事隨其景趣悉爲雅名揭于華  
榜觀者知意此用畧諸若君愷悌之政殊尤之績采風謠  
者入境可知固不在因亭以敷暢之也下模不佞嘗從事  
於文墨請書締結之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是邑者集  
簪纓於斯衆大彘於斯惟其圖之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  
有六日吳郡從事試芸臺讐書郎武寧章珉字伯鎮記楊  
備詩高臺蕪沒曲池平十萬人家古縣  
城煙水雲山屏畫裏闔閭墳域舊都名

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唐以來爲名

邑本朝王禹偁嘗爲之宰哦詠最多邑望益高縣有茂苑

歲寒二堂掬月蟠翠二亭

王禹偁記天下稱宰邑之賢者率以必不齊爲稱首以彈琴化

民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  
于亦將繫于時矣當時皇室雖微皇經未絕有周禮在  
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爲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  
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  
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恤農  
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于心克儉于身耕田之暇  
瘠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寬其  
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納吏時豐則斂之歲飢則賑之農有  
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闕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  
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祭祀以事鬼神行賚予以睦鄉  
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  
鳴琴而何俟哉泊王道云亡霸圖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  
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  
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爲  
縣而隸于郡矣國之于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于縣猶臂  
之有指也國取于郡郡取于縣縣取于民是以臂指撫民

而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懼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歎徒勞賦歸去者爲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況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郡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于我國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汙緒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麥飪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蓄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僭而驕貧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不能輯事矣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之政浸小國之風使今聖人求理于上庶官陳力于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之才泣涸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縻繁賦調中考因鳩斂民瘼平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時大宋雍熙三年正月九日守大理評事知縣事王禹偁

記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石理重刻石吳騏隸書  
米友仁茂苑堂記長洲令尹石瑄瑩中才高氣剛嗜古好  
雅下車既久政成事簡蓋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解之  
東有所謂茂苑堂前人取左太冲語帶朝夕之濬池佩長  
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卽江爲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  
年所高岸爲谷無足深怪訂之於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  
顛圯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榮植以嘉木修竹奇芳蕙  
草鬱葱吐秀而森然敷陰如在邱壑邃深處與堂相直曰  
百花亭卽堂之西爲建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維摩丈  
室北向聚羣石如巖谷曰綠野軒又南開竹逕曰綠筠庵  
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于中客至則閱古賞  
奇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日怡然自適曾不少倦後之  
君子游息乎其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愛顧不斂歟  
紹興己未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方干題坐看  
孤峭却勞神還是微吟到日曛松鶴認名呼得下沙鷗飛  
處聽猶聞夜闌亦似深山月雨後唯關滿屋雲便此逍遙  
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王禹偁移任長洲詩五首移任  
長洲縣舟中興有餘篷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雨碧蘆枝  
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綬不是爲鱸魚移任長洲縣  
孤帆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世漂淪極功名  
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喪任浮生移任長洲縣窮秋入  
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篷霜竹密藏魚市雲疎漏鴈行

故園漸迢遞煙浪白茫茫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  
腰雖未晚搔首欲何歸曉月霜華重晴山栗葉飛江頭鷗  
鳥在應怪不忘機移任長洲縣沿流漸入吳見碑時下  
岸逢店自微酤野廂連荒塚江禽似畫圖高堂從別後應  
夢宿菰蒲春日公舍偶題薄宦苦流離壯年心力衰鷺花  
愁不覺風雨病先知曉月晃竹屋寒苔疊槿籬無人慰幽  
寂庭柳自低垂長洲遣興七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  
功名折腰米賤堪羞死負郭田荒好力耕庭鶴慣侵孤坐  
影鄰雞應信夜吟聲年來更待賢良詔咫尺松江未濯纓  
妻兒莫笑饒中塵只患功名不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  
可能無位泰生民煙村舊葉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投  
老綠袍未休去九重天子用平人楊備太湖東西卽長洲  
臨水孤城遠若浮雨過雲收山潑黛管弦歌動酒家樓  
花光帶露柳凝煙茂苑笙歌已沸天有客尋春拚一醉青  
樓紅粉洞中仙

蟠翠亭仲并建呂存中重修

龔頤正記

申國呂君宰長洲之

約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收霽新綠  
鬱勃林采煥發荃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珎珎有風  
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蟠翠亭上君指柱間仲公彌性  
之詩有云樛枝密葉翠虬蟠者曰名以是爲花故也余居



此之日久矣率夜漏未盡五刻起視事漏下五六刻猶不  
得息壯懷倥偬於簿書期會間領略于此蓋不一二數也  
適少間拾餘材爲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腐則新之賤蠹  
則塤之示不欲以將去而怠其事焉方此佳時一杯相屬  
客盍盡歡於是楚人糞養正使折花倚坐起以酒屬君曰  
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壑清曠莫春敷秋隕付  
榮瘁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名人從而玩之封植矯揉  
扼助其長而人方以爲異而喜要非其性分也土而志於  
用小而小大而大其得而遂耶達者視之犧象孰先於楓  
柳蓬艾孰後於蘭茝耶抑余聞邛蜀山林中此花如積藥  
城蘇公詩半垂野水弱不墮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槩可  
想見君賢者後號有家法周旋州邑老益更事且有用於  
時顧欲遂其私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尙  
記前後二公之詩見此花爲一笑君引酒醕遂書以記之  
時淳熙戊戌  
四月上澣也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卓求王元之像於虎邱繪

之堂上其詳見於郡人黃由之跋

長洲爲縣肇唐萬歲通  
天中至于我朝雍熙元

年翰林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寔來爲令  
滿秩召爲左正言直史館公自敘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

邦號爲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  
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權酒懼遺斯民無窮之害  
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爲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遲之教  
化抑兼并而哀流亡所謂鴻敘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  
則其言皆縻然知公凡所以爲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  
惟公首倡斯文濬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廬陵歐  
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爲詩贊極其推尊自  
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年今  
令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之東堂壁間有公之子  
嘉言所敘題名記繼往來之許興踵武之歎讀之慨想因  
求公像于虎邱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  
贊于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黃岡之祠冠佩陸  
離以儀以瞻並儼相望足以使有識歎嗟起敬慕  
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由記龔頤正書

# 吳江縣在州南四十里主簿廳在縣之西

李處全會程堂記

儒主吳江縣薄之二年既請於府縣以新治舍又卽其西  
作堂三楹爲退食之所規制穩密不痺不隆榜之曰會程  
以禮部尚書贛川曾公猷中書舍人信安程公俱嘗爲此  
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余幼侍先君獲拜二公席益知  
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京師已蘇軾有人望曾公旣登  
華近而程公亦場第諸館閣迄爲甲與第一流先後典內

外制渡江文物追配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風遺迹猶或可考向友昔人炳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紙書入光範門諸公當爭挽致之由西垣入北扉丹青帝謨鼓舞羣聽則於二公何羨雖然孔子之賢賢孟子之論世其尊德樂道之風可少廢邪後之君子將有取於斯文軫道三年四月朔日贊皇李處全記范成大新修主簿廳記州縣之任古謂之宦遊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名山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覽觀而昌神明古之君子固自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下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而無繇今行臨東南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櫂船而逐利者賤賈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臨呼爭先亂次以濟終夜洶洶有聲其執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而與未始至者奚辨余家吳門蒼蒼在望又無聲利火馳之役宜能數遊而躬耕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築室葦間卜鄰三高以朝夕於斯吾樂可勝計邪乾道丙戌八月旣望間從容汎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儒適新作治所落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才七十日而開闢高昭牖戶靚深縣績甃鏤皆中度程既聚盞之百須無一可恨而爲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園光景蕭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宦遊之樂而余素願朝夕於斯而不可得者炳儒

之職會計當而已無催科敲朴之煩奔命將迎之勞而有  
可樂者如此於是求文以爲識余聞漢高士不爲主簿孫  
子嚴徙舍而有喜色士未遭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  
我也炳儒有文學行誼而不卑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祭  
竈請比鄰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爲敘其所可樂以告  
後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左  
迪功郎平江府吳江縣主簿  
主管學事四明高文虎建

吳郡志卷三十七



# 吳郡志卷三十八

## 縣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

題名記常熟縣南沙縣至梁改爲常熟自

梁歷唐由唐迄于僞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考本朝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于京師始於縣令蔣文懌至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拯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列之版榜置于廳壓角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觀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儀羽臺閣正位樞極蓋翩翾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慮板榜不足以久傳於是命工鐫之于石立于廳之左闕者補之庶爲不朽之傳宜觀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斯邑者知夫儒之効豈悌及民福延百里庶幾乎刑石而無愧也

紹興二十一年九月魯國會慎記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記於熙寧元年

所淑常熟縣新

建順民倉記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常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川陳侯席未煖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汗庫迫水纔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

細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得輸于州又病其遠  
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  
謹塗墜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來也  
久矣君亟圖之君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  
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于東南茲又爲東南之  
劇歲入之粟宅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  
務邪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  
之日見吏民問其所疾苦尤爲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  
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之北得隙地數十畝  
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論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旣病此久矣  
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于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  
旣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于世所至莫  
不著見風迹至於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畜需然而有  
餘夫以沛然有餘之材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役其  
成也宜其不勞而功多其勝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  
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認認然不肯一日出其  
力則有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人古之人有  
爲豈天作而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何  
豈顧可爲而不爲迺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  
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爲政凡以此也  
向侯亦以予言爲然因刻之于石俾來者考焉時熙寧元  
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縣令所淑記楊

備常熟縣詩遠通江垠傍海壖落帆多是雨  
來船縣廷無訟鄉間富歲歲多收常熟田  
淳熙元年邑

令陳映再爲記屬龔頤正爲之文  
門上方駐蹕臨安於時吳

同華我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  
都之會五方之聚上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  
猶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況乎府庫之出內獄  
市之浩穰蓋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  
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一千  
一百卅八夏賦金錢爲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合萬二千  
六百而奇弗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今折帛爲緡  
者十萬二千三百而斛財損其舊二千餘邑之事其倍稱何  
如哉今其邑從事於民者如是而邑復瀕海道直故疆沂  
密萊全齊在望刺利規恢舟師所宿則實居今日之要害  
風檣連林夜嚴震海資糧鉅萬以日饋給營繕百須以時  
調度苟有不至責且乏典若民兵之事又如如是重以府所  
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委風雨寒暑不渝比爲令者材或  
不濟負罪投効而去者項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  
自警朝夕庸少情乎陳映不安爰來亦既年所事定得間  
始閱次中興以來爲令者至映人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饒  
石壁端以告來者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斛  
歲入圭田真過六百石其顧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

補註題名記崑山秦嶧邑也天下

責之塞將不特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而某其敢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相爲治儻如是惕日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夫邑之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龔景才所表之間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槩見而邑之升置凡附於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記其今昔之同異云越雖保有所履然詩書仁義之事缺焉國家文經海內始嚴令守淮海王以版圖歸時邊公倣治吳最首賜璽書褒徙以來尙旄頭紫微間能卽學立夫子廟北門王公元記之故比地翕然趨於文至今好學而知禮尚孝而先信乃有昔之流風焉置岸海江夷曠沃衍者數百里一山巍然怪石錯立井井闌闌間又有室屋林壑之勝士大夫自京都來官者樂之觀遊詠歌未覺身遠其歆豔者至合省寺賦祖帳之詩繇此以相輔小却言語侍從之班踵相躡也而其意依然于是二百年間風流縕藉續續可紀又建炎間虜獨不侵薦紳北來樂其土風而居之宦遊間多勝事益號佳邑屬歲縣計蹙東頃入者聞其名相與駭汗若蹈甚畏豈先後難易若是不同耶亦才術限量之或異耶不然則今之所謂不足非古所病耶易其趨違異見如此漢之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晉之舍人僦馬妙天下選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嘉定十年置

補註省劄朝請大夫集英殿修

然不更長吏不得爲臺郎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旌善使觀瞻者以爲榮顧力所底爾因仍規畏其可哉子強至之踰年勞於耳目思慮之外迺喟然而嘆信學力之未至則諷諸前人以矩範焉然所傳止自崇觀間益稽史蹟識得自雍熙以次五十有六人序而鑑之石尙俾來者知前輩優遊庶幾勉之淳熙丙申六月縉雲葉子強記并書

撰知平江軍府事趙彥肅奉請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王棐奏照對平江府管下五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而頑犷難治亦無如崑山詳考其故蓋崑山爲邑一十四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幾二百餘里縣治以遷就馬鞍山風水僻在西北故西七鄉與官司相接稍稍循理自崑山縣治東止練祁七十里自練祁止江灣又七十里通計一百四十里其間止有商量灣楊林兩寨又皆不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絕敢與官司爲敵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毆擊承差毀棄文引甚而巡尉會合亦敢結集千百挾持器仗以相抗拒自此習成頑俗莫可誰何其害有三爭競鬪毆燒劫殺傷罪涉刑名事于人命合行追會不伏赴官至有經年而不可決者此獄訟淹延之害濱江旁海地勢僻絕無忌憚之民相率而爲盜公肆剽掠退卽窩藏殆成淵藪此劫盜出沒之害

豪民慢令役次難差間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都兩稅官  
 物積年不納只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餘石其他類  
 是此賦役扞格之害有此三害崑山遂為難治之邑其來  
 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茲邑廣袤倍焉以令臨之制  
 馭必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亦地勢使然昨於嘉定七年  
 準尚書省行下備白劄子陳乞欲於練祁市添置一縣本  
 府已嘗委長洲縣婁主簿吳縣邱縣丞兩到練祁相視利  
 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為合置一縣但恐有起蓋縣字等費  
 且先添置一尉然東七鄉之頑根深蒂固決非邑尉之卑  
 所能聳動察其理勢莫若置縣之為利便今斟酌事宜欲  
 割崑山西鄉之安亭併東鄉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  
 鄉二十八都別為一縣就練祁要會之地置立縣治以嘉  
 定為名所有東鄉惠安新安湖川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吳  
 甲川武元水安凡九鄉二十四都仍屬之崑山縣所有其  
 他張官置吏事件並欲照紹興府新昌縣處州慶元縣創  
 置一般體例參酌續次申請施行如蒙朝廷拖照事祖特  
 從今來所乞庶使近畿之邑無不率化之民寇盜可弭賦  
 役可均於公於私皆有利益實郡縣幸甚十二月九日奉  
 聖旨依仍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條具合施行事  
 宜申仍令公共選辟清疆有心力之人充知縣一次

吳郡志卷三十八

吳郡志卷三十九

冢墓

吳大伯墓吳越春秋云大伯卒葬於梅里平墟梅里今屬常熟縣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村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未詳孰是

吳王闔廬墓在虎邱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於國西北虎邱穿土爲山積壤爲邱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撻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瀕水銀爲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墳故曰虎邱越絕書云闔

閭冢在閭門外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盤邱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十萬餘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略有同異顧墳邱中事又古今遼絕無所

考驗今兩存之餘見雲巖寺及往蹟冢墓考證等門

王禹偁詩

惜哉吳王墓秦帝常開破應笑埋金王千年賈爲禍不待虎跡消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炎三月火

吳女墓在閭門外闔廬女曰滕玉王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以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

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地爲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

葬女取土成湖

皮日休女墳湖詩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忠憤爲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

向下消陸龜蒙水平波淡遠迴塘鶴殉人沉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齊女墳在虞山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將死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闔閭傷之如其言葬

虞山之巔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墓在陽山越絕書謂越王棲夫差於餘杭山去吳

縣五十里卽今名陽山越絕文云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

之位近太湖越王令干戈人以一塚

力秧反

土葬之吳越春

秋云夫差旣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卑猶宰嚭亦葬其傍史記正義夫差棲於姑蘇山轉戰西北敗於干遂

干遂遂名  
一作隧

在蘇州西北四十里萬安山有遂山

夫差義子墳一十八所在秦餘杭山東

吳地記

巫臣冢卽申公巫臣也郡國志云在匠門西南亦曰巫門

干將墓在匠門外干將與區冶同師其妻曰莫耶吳王使鑄  
劍二千將匿其陰王殺之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門  
外有干將墓後語訛呼爲匠門餘見土物條

要離墓在閶門外金昌亭傍

專諸墓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塼皆作篆隸爲  
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西銀杯初若  
燦花良久化爲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皆如

新并瓦薰鑪一枚與近世陸墓所燒略相似而箱底有灰  
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墓按長沙王卽孫策又恐是  
其母若妻墓郡守聞之遽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  
洪芻香譜亦略載此事郡人楊友夔爲詩序其事爲詳但  
直指以爲堅墓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葬曲阿紹興辛  
亥提舉常平張體仁始加考訂以爲孫氏疑墓姑從鄉人  
謂之孫王墓又命郡人舉賢良方正滕歲記其事復以史  
考之定爲孫策所葬與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今皆錄之

楊友夔閩城南荒之邱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爲  
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光怪識者夜見蹤其  
由玉環金盃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家廉問亟封守  
賊曹掩骼窮姦偷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無窮憂當  
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袁與劉英雄異世凜如在暴露  
無乃爲神羞人生浮脆無可料螻蟻烏鳶從所求高陵勸



爾一杯酒自古南山能錮不勝歲孫王墓記云出盤門三里  
有高粱或得其冢塋有文在側曰萬歲永藏問其傍老  
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之說盜  
嘗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缺不全止辨有中平  
年三字復掩之後郡置窰其旁取土爲塋塋號官窰後又  
以授民田收其上常平使者勸叢冢建齊昇院與孫墓  
相附近院南成會徙他官將去職一日始得其事立命其  
屬表之爲之表者不暇詢考題曰先賢墓今使者以爲失  
事實不可示久遠卽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條  
所得冢傍老人之言以報屬寔記之按陳壽志長沙王字  
伯符始受漢爵爲吳侯大皇稱帝追封長沙威王而其子  
紹嗣封於吳此墓當盜伐時有楊友夔舜韶者作詩弔之  
乃以爲孫破虜墓陳壽志破虜堯葬曲阿楊詩固已差謬  
則所傳長沙王者幾是按中平元年朱雋表破虜爲佐軍  
司馬計張角楊蓋據碑有中平年字故定以爲破虜而不  
考其史江表傳載破虜爲雋佐軍留家壽春長沙王方十  
餘歲已能與知名士交周瑜自舒來壽春勸王徙舒則碑  
之所稱或爲王也又壽志及裴松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  
皆出所葬地獨王不言葬而王之薨其將周瑜呂範皆赴  
喪于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王之葬當在  
吳也然碑今既不存欲訂而表之其傳疑曰孫王墓者從  
俗稱也舜韶序其詩又稱盜所得家中物有東西銀杯金

搔頭金握臂瓦薰爐中灰炭猶存其物皆賄朱勳家實政  
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詹氏名體仁字元善今使者姓徐氏  
字子宜紹熙三  
年三月三日記

漢丞相陸烈墳在餘杭山東二里

吳地記

山陰縣令陸寂墳在陸烈東二里

吳地記

臯伯通墳在胥門外今號伯通墩

吳地記

梁鴻墓在金昌亭南臯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清高因附葬

之吳地記云在太伯廟南與要離墳相並陸龜蒙云伯鸞

墓在吳門金昌亭下幾一里嘗作文以祭焉

龜蒙詞云先生爲五噫之

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南走乎大江之波客臯氏之字下志  
沉潛而靡他白吳粲以舉曰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  
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魄氣雖夷而不磨嗟余後  
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  
何心徧性誕客他之字下不得故力耕而  
自穫所以法先生之義庶五噫之可學

漢陸績墳在閭門外太伯廟西

吳地記

晉顧和冢榮之姪

張翰墳在橫山東五里

吳地記

門下侍郎陸雲公墳在橫山

吳地記

侍中朱桓墳在橫山

吳地記

兵部侍郎石崇墳在吳縣西六里

吳地記

黃門侍郎潘岳墳在石崇墳之西北

吳地記

上將軍顧榮墳在吳縣東南一十七里

吳地記

偏將軍步騭墳在吳縣西北三里一百步

有碑吳地記

將軍袁山松墳在橫山二里

吳地記

江纂墓江道子也木瀆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

墓碑乃以大方塼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

起卿爲賦言家有古塼碑

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十六年未甚見省錄古苔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一爲磨剔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纂長夜垂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挺塼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枝記明白二父遂兼書於道乃宗嫡繼云繼也謂考諸晉史篇真是小出入字畫亦峻勁然不類鐫斷漢魏尚豐碑此獨何徧迫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于時義熙季歲次實庚戌五胡剖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爾寧詒不孝責審訂旣昭然疑去喜曰適歷年七百餘嘗爾駒遐隙名節苟不傳埃化生瓦石寘茲當前用代銘几席

梁顧野王墓在吳縣楞伽山下近越來溪紹興間其碑石雖被剝斷裂尙巍然植立後爲醉人推仆石碎於地今尙有存者又吳地記云在橫山別隅平地不起墳

唐陸象先墓在光福山西土人皆能指其處

綽堆在崑山縣西數里相傳爲黃幡綽墓又云村人皆善滑

稽未詳也堆字本從土從享從文避御名改焉

陸龜蒙墓顏羹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卽碎潭下月拭

不滅玉上塵

言撫

吏部尙書姚紹之墳在吳縣南五里一百步

吳地記

真娘墓在虎邱寺側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真娘死葬虎邱

山時人比之蘇小小行客題墓甚多

唐舉子譚銖題云虎邱山下冢纍纍松栢

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唯重色真娘墓上獨留詩白居易真娘墓虎邱道不識真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霜摧

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膏蕙手不牢固世間九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李紳詩序云真

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虎邱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以蔽其上嘉興縣前亦有吳妓人蘇小小

墓風雨之夕或聞其上有歌吹之音詩云一株繁艷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愁態自隨風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

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錢塘綠小小應迴首是卿卿王禹偁女命在于色士命在于才無才無

色者未死如塵灰虎邱真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臚骨  
銷散如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  
藏山隈無色故無名邱冢空崔嵬唯此真娘墓客到情徘徊  
迴我是好名士爲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怕哈楊  
備冰肌玉骨有遺妍粉作嬌雲黛作煙  
知有香魂埋不得夜深巖底月中仙

范文正公祖墓在太平山三讓原曾祖夢齡舊名徵夢避皇  
朝諱改今名事吳越終蘇州糧料判官祖贊時童子出身  
終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朝終武寧節度掌書記天平吳  
巨鎮周遭十里石山而土穴人以爲范氏慶源云

補註

吳郡志卷三十九



吳郡志卷四十

仙事

後漢中散大夫王遠字方平既得道東欲入括蒼山過吳住  
胥門蔡經家經小民也遠以其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應得  
度世然汝少不知道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  
耳告經以要言而去經後忽身發熱如火汲水灌之如沃  
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視  
其被內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  
少壯語家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可多作飲食以供從  
官至日經家乃備飧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列庭中是日王  
君果來未至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遠至舉舍皆見



遠冠遠遊冠朱衣虎頭鞞囊五色綬帶劍黃色少髭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前後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曰王方平敬報久不到民間今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須臾信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曰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拜敬無階煩信承來在彼食頃卽到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卽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亦先聞人馬聲旣至從官半於遠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許於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衣有文綵又非錦綺光彩曜日不可

名狀入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行之云鱗脯也麻姑自說云接待已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豈將復爲陵陸乎遠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引見蔡經母及婦等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姑見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卽以少許米擲之以祛其穢視其米皆成丹砂遠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復作如此狡獪變化也遠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美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勿怪也乃以斗水合升酒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遠遣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

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麻姑手爪似鳥經心中念曰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莫見有人持鞭者遠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者失其名嘗罷縣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求見遠使引前與語陳便欲隨從驅使比於蔡經遠令向口而立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司以一符并一傳着小箱中與陳曰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

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求食作崇禍者便以傳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効壽一百一十歲而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迎謁其後十數年經復暫歸家遠有書與陳尉真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因此乃知之

陳尉家于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并符傳於小箱中

神仙傳

又吳地記云經幼學元老工方術變水成玉變石成金服水玉得真仙今吳縣有蔡仙鄉

郎宗字仲綏少仕爲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旦有暴風經窗間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召宗宗恥以占卜進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華山下服胡麻元得道今在鹿跡山洞

真誥

李崇吳郡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元授之以流珠丹之法日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舉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虎狼避去蝗不入境累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服其識鑒身享重官妻自紡績明帝奇

之加秩中二千石在郡十四年政化爲天下最年七十四  
瑋元授以隱解法去入大霍山又受瑋元遁化泥丸紫戶  
術以度世今在華陽洞中爲左理中監準太府長史云瑋  
元楚莊王時人也

真誥

晉楊羲者吳人好學沉厚與許先生遁許長史謚結神明之  
交嘗爲公府舍人興寧三年義年三十六衆真降焉自東  
嶽上真司命君等二十三人又自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  
等女真十五人每旬輒數人同降高談道微幽指藥妙楊  
及二許史受其詞捉筆爲書是歲六月十五日夜紫微王  
夫人與一神女俱來紫微謂羲曰此太虛上真元君金臺  
李夫人之少女紫清上宮九華真妃者也賜姓安成名鬱

嬪字虛簫真妃又謂羲曰我昔學真於龜臺受玉章虎錄  
爲上真妃遊行玉清非不能訪搜紫童友于帝郎也直推  
幾任會應度歷數欲求氏族於明君非有邪也君夷質虛  
閒幽真內煥必簡帝帝躬高佐四輔理生斷死互察陰陽  
妄當助君綜御萬神尊制東蕃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  
此自元德上挺太極所旌不復用勲學劬勞也今人居風  
塵間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朽質君奚必汲汲於人間之  
貴賤投身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褻衣遠  
逸是其時也自後數日卽衆真一降所授詩章道要羲及  
二許所筆授者甚多華陽陶洪景論次爲書號曰真誥真誥  
沈羲吳郡人學道能消災治病未嘗餌藥物也羲與妻賈共

載路逢白鹿青龍白虎車各一乘從騎滿道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曰是矣騎人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少小以來履行無過今年壽將盡黃老遣仙官下迎侍郎薄延垂乘鹿車者是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者是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者是卽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冊丹玉字授羲羲不能識遂載羲羲昇天時道間鉏田者皆共見之忽大霧不解失所在惟見羲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以告羲家子弟恐羲爲邪鬼所魅布人於百里之內徧索不得後四百餘年忽還鄉里惟求得數世孫懷喜懷喜曰聞先人說家有仙人今其歸邪留數十日具言初昇天時不得見帝但見老君東向坐宮殿鬱鬱如雲氣侍者



數百人多女子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生龍虎成羣遊戲  
其間聞琅琅如銅鐵聲不知何等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  
老君身形略一丈被髮文衣體有光耀須臾數玉女持金  
盤玉杯來賜羲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婦各一杯壽萬  
歲又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遺羲曰暫還人間治民  
疾苦欲上來書此符着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  
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世多得其符驗云

出神  
仙傳

魏伯陽吳人本高門之子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  
既成謂其弟子曰丹雖成宜以犬嘗試之犬飛則可服乃  
與白犬斃伯陽曰作丹唯恐不成今既成而殺犬恐未  
當神明之意餌之將復如犬奈何弟子曰先生當餌之否

伯陽曰吾背違世路棄家而來今不得仙亦恥復返死生  
皆當餌之乃服丹入口卽死弟子有姓虞者曰吾師非常  
人服此而死得無意乎復取丹餌之亦死餘二人相謂曰  
所以爲丹者欲長生耳今乃趣死將焉用之不服此藥自  
可更得數十歲遂相與出山方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木以  
斂二子去後伯陽卽起以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  
須臾皆起仙去道逢伐木者乃作手書寄謝鄉里人及二  
弟子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  
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人者不考丹事每作陰陽  
注之殊失其旨

負局先生者負磨鏡局循吳市中得一錢便輒問主人得無

有疾苦否若有輒出紫丸藥以與之服者皆愈

列仙傳

隋周隱遙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祖角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遙學太陰鍊形死於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蟲蠹壞唯五藏不變如言閉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鬢而黑髭鬚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還本郡唐貞觀中召至長安館於內殿問修習之道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萬國蒙福得道之効速於人臣區區所學非萬乘所

宜問也復求歸山詔遂其所適出仙傳拾遺

唐令狐楚周

云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爲太元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冲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玉冷泉潤松高鶴閒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既存而長守元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吾請以導旣行而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荆木鬻茅莫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卽毛公鎮地符也旣而鑿戶牖以爲竇有鶴御弄冠裳戲舞于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爲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袤丈陽驗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于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掃灑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井泉去癘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智知乎予叔

服膺先生之門二紀于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爲記疑神遐  
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

狐楚  
記

周生大和中廬于洞庭山以道術濟人吳楚敬之後出遊廣  
陵佛寺有三四客偕來時八月望霽月澄瑩生自言曰某  
學於師能挈月致之懷袂或疑其誕或喜其奇生命虛一  
室翳四垣使無纖隙取筋數百呼僮以繩聯續架之曰我  
將此梯取月去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伺焉忽覺天地  
曠晦聞生呼曰某至開室視之生日月在某衣中諸君試  
觀舉其袖出月寸許一室通明寒入肌骨客再拜謝之却  
閉戶其外尙晦食頃如初

范村山者乾符中吳人胡六子聚徒海中一旦暴風石纜斷

諸舟散失獨所乘舟泊一山島下登岸尋食漸見村落遂  
戒約徒伴曰風波如此幸不傾沒雖數日絕食若見居人  
只可博糴糧食輒不得擾人言訖縱步見居人乃問其地  
其人曰范村也皆禮貌相接人物情義與中國同引上高  
山十餘里花木夾路風景清虛宮室華麗謁見一人侍衛  
甚衆年可八十餘號爲山長升階延坐曰余越相范蠡也  
居此年深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山下皆吾子孫子孫生死  
與世人同獨余得道長生以子遠來不相驚擾卽以迴風  
相送却歸中國乃告别下山衆人各助以糧食旣及船中  
便風俄起頃刻歸達西岸六子自歎幸獨不知范蠡爲何  
人話于有識者方知其仙六子之遇合鎮將感遇

于濤宰相琮之姪隨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叟自  
門直抵濤所問叟何人對曰曹老耳問其所以來對曰郎  
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問其所能云老無解但見郎  
君此後官職高顯亦敘琮牽復之事濤又問京中家內事  
可知否叟俛首久曰京宅甚安今日堂前有某夫人尼賓  
客名字一一詳識又云某廊下有小童某牽一銅龜子馳  
戲  
中見一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  
里外亦得好官濤謂婦人安得官訝其疎脫意怠不復領  
略之旣去訪之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卽曹的休博士也的  
休魏之宗室仕晉爲史官齊梁之間或處或顯於朝列得

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往賈販拯救人以陰功及物多有見之者濤後自泗洲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行密爲副車琮尋亦北歸姬俄以疾終山中無求祕器之所輟一壽棺瘞之裝漆金彩頗甚鮮華方驗得好棺之說訪問京宅是日賓客小童遊戲之事一一皆驗

神仙感遇傳

吳郡志卷四十



